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補注杜詩卷十六

臣 永瑤 恭校

檢討 臣 何思鈞 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 鈐

校對官助教 臣 周 鏐

謄錄監生 臣 趙金簡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十六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大歷三年作

補注

鶴曰公在公安嘗使顧書醉歌行於尉廨之壁則是公與顧相遇於公安今顧又適

江西故送以此詩詩云遠作辛苦行舟楫無根蒂又云崩騰戎馬際所在移長吏當是大歷三年在公安作是年吐蕃寇邠靈州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刺史殷神鄉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皆是其年也梁權道編在大歷四年岳州詩內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

洙曰蔡邕熹平中表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

書冊于碑使工刻立於太學門外兩京記補注鶴曰臨

云貞觀中得邕石經數段邕能八分書

漢石經

與今文不同者殊多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
中年久推散洛人時時得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得其
石本論語之末題云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書上臣
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又有一版
公羊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碑臣趙陝臣劉弘
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
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皆
蔡邕書歐公集古錄云興唐寺石經藏讚皆其作者自
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世
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為阮咸所書小字與三代麗銘何
異此詩言中郎石經初亦未嘗言邕盡書之雖一字亦
可以石經名也漢禮樂志纖微瘰瘁之音作師古曰瘰

瘁謂減縮也公之意亦謂自邕之後八分不多見也顧侯運鑪鍾鄭曰鍾之瑞切

鍾言能鍛鍊以成一家之書夢符曰右按莊子曰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鑪鍾之

間筆力破餘地蘇曰黃刊見蔡邕八分書曰筆力尚可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

蔡同顥顥

鄭曰上平秘切下虛羈切洙曰開元中韓擇木蔡有鄰二人善八分事見李潮八分歌注

修可曰張平子西京賦綴以二華巨靈顥顥注顥顥作力之貌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

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

洙曰明皇師韓擇木嘗於彩牋上八分書賜張說

三人並入直

洙曰韓蔡顧三人也

思澤各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

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秘

洙曰顧文學八分外尤能小字也文

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歌

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間

洙曰視公如揚雄司馬相如

白首

不相弃驂騑入窮巷

蘇曰顏倚訪原憲憲曰驂騑亦肯入窮巷

必脫黃金轡

趙曰顧君騎驂騑相訪脫黃金轡言其富貴也

一論朋友難遲莫敢失墜古來

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雲罷

洙曰此事之反

覆也言貴者未必賢

才盡傷形體

洙曰一作骸

病渴汙官位

洙曰司馬病渴李尋

曰久汙玉堂之署

故舊獨依然時危話顛躓

鄭曰躓音致

我甘多病

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辛苦行

順從衆多意舟楫無根蒂蛟鼉好為祟況兼水賊繁特

戒風颯駛

師曰駛音山吏切疾也

崩騰戎馬際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

侯勤勉防縱恣補注

鶴曰洪吉在唐皆隸江南道自長安言之則為東故曰東諸侯洪乃西道採訪

使所治故又曰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

邦以民為本魚饑費香餌

趙曰言當厚施予以恤民

為本也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

惻隱誅求情

洙曰當勤恤民困也

固應賢愚異

洙曰不可一槩為苛急當存賢愚之用心爾

烈

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

趙曰皆以指言顧文學所以責望之深也

贈子猛虎

行出郊載酸鼻

洙曰陸士衡樂府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

苦心此皆勉其自振立也師曰書苑云唐明皇好圖畫
工八分章草豐茂英特初張說為麗正殿學士獻詩明
皇自於彩牋上八分書讚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
秀發翰苑光鮮所謂御札流傳者此也辨眼言于字中
最號明眼者也神農本草云珂貝類大如鰕皮黃黑而
骨白以為馬飾生南海勒謂之珂晉阮咸字仲容顏延
年五君詠曰仲容青雲罷青雲言器之高遠也按齊書
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章日新後夢有人稱郭璞取
之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甫譙言已才已
盡况又病渴豈可污辱官位是以下文有我甘之語

上水遣懷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當是
大歷四年入潭州時作故曰上水按公以

天寶十四載冬避亂離長安自關隴入蜀至大
歷三年春出峽故曰一紀非謂在蜀一紀而始

出也趙注以為公自乾元二年入蜀至大歷五年離蜀而在楚地恰十二年大非蓋公不是大歷五年出蜀魯嘗年譜却以為四年自岳入潭時作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為

洙曰蹭蹬失勢貌趙曰潘耀老

夫蹭蹬任意拙於主事

安得不皓首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

洙曰

左傳餬其口於四方注餬鬻也

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友低顏下邑地

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

洙曰言少年不相知但以老醜

見欺而已李固曰一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更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曰誠可歎息也

補注希

阮籍詩胡為美少年夕暮成老醜

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

鄭曰中步仲切洙曰

傷世態之薄也

朱叔元與彭寵書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

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

斗

趙曰公自乾元二年入蜀至大歷五年離蜀而在楚地乃南斗之分恰十二年矣

孤舟亂春

華暮齒依蒲柳

洙曰暮齒暮年也顧況曰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言其易衰也

冥冥九

疑葬聖者骨已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

洙曰陶唐帝堯氏也

山海經曰蒼梧之山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之處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曰九疑

中間屈賈輩

讒毀竟自取鬱悒二悲魂蕭條猶在否

修可曰屈原汨羅之沉賈誼長

沙之謫皆眼前楚地之可弔者也

啻翠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

巧

洙曰操舟者矜其能也

氣若酣盃酒歌謳互激越回斡明受授

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

洙曰穎脫喻敏捷也

古來經濟才何事

獨罕有

趙曰回斡轉其船也相呼相命以求水脈謂之受授善知此者應能觸類以推凡事皆藉鋒穎

脫見之手乃能妙絕也欲求經濟天下如操舟之妙何獨罕有乎

蒼蒼衆色晚熊挂玄

蛇吼黃羆在樹顛正為羣虎守

趙曰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

地而下也抑子厚作熊說云虎畏羆羆畏虎虎畏羆觀公詩意以羆在樹而守虎明矣

羆骸將何

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

遣遇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開帆駕洪濤見其為上水而作當是大歷四年春自岳之潭作故又曰春

水滿南國若自潭邇流入衡則時皆不合四年五年公雖皆入衡然皆是夏初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

洙曰莊子漁父篇夫子曲腰磬折言其恭也饒曰腰曲如

折磬之

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

洙曰朱崖南海地名漢賈捐之罷擊朱崖鄭曰

即潭州之丹崖

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

洙曰衆風而行也

我行匪利

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薇女鬻菜

洙曰一作市

輸官曹丈夫

死百役暮返空村號

洙曰讒役歛煩重也

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

刀

趙曰所聞所見皆似此應官曹之誅求也左傳云錐刀之末刻剝及錐刀則非特取其大者雖錐刀之瑣

未猶及之也

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

洙曰誅求不一

也喪亂紛噉噉柰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

洙曰姦黠吏也漁如漁獵

然不以法也自喜遂生理花時貫縕袍

洙曰語衣敝縕袍師曰甫覩百

姓困於賦役又自喜遂其生理雖遇花時而衣縕絮所甘心不辭也

解憂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此詩當是大歷四年自岳入潭時作詩云向來雲濤盤衆力亦不細乃舟行有

所阻礙藉衆力牽挽而過若是順流自不勞衆力梁摧道亦編在其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

洙曰雲濤盤灘名極為險阻

衆力亦不細

趙曰此言雲濤之間盤轉未出乃方言謂之盤灘散米與同舟之人所以謝其用力

也舊注言險阻非是呀坑

洙曰一作帆

瞥眼過

鄭曰呀虛加切趙曰呀坳者於坳如口之呀開

也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安危

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

師曰雲濤盤至險之灘實藉衆

力操舟故得利涉譬患難之際賴衆力扶持故得國安甫之減米亦為國者憂以天下之意也呀坑乃灘口飛

櫓無根蒂言至危也

宿鑿石浦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仲春江山麗正是大歷四年自岳入潭時宿此遂賦詩蔡興宗年譜云春

初發岳陽泛洞庭往潭州尚有春日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今宿此而云仲春則浦在洞庭之上

近於

潭矣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不敢繫

趙曰

莊子曰泛乎若不繫之舟風而不繫則流蕩矣

回塘澹暮色日沒衆星嘒缺月

殊未生

洙曰缺殘也

青燈死分翳

洙曰青言無光也

窮途多俊異亂

世少恩惠

趙曰俊異之士在窮途則膏澤不下於民而亂世少蒙其恩惠即非是亂世少恩惠以致

俊異之窮舊注非

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斯文憂患餘聖哲

垂象繫

洙曰聖人作易與民同憂患也其言象皆示於象繫趙曰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師曰言象

繫之作在仲尼不遇之日自古文士多因憂患中而作文甫是詩之作蓋亦憤懣而有所激耳

早行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高帆終日征當是汴流赴湖南時詩又云干戈未揖讓蓋謂隔年九月吐

蕃入寇白元光破吐蕃二萬於靈武靈武又秦破六萬也大歷四年作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飛

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

趙曰鳥數

出求食所以自飽魚既潛而猶驚所以求活而小民利之網羅其鳥罟罾其魚害物之生成此公反傷前王之設法也易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

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

揖讓崩迫開其情

洙曰以干戈未寧故崩迫而情偽日開也趙曰開故此情懷於終日征行

之間也師曰網罟先王所以養民後世反以此而害物
賦歛所以平民後世反以此而肆暴碧藻非不茂也征
帆終日凌轅所以不能遂
性微物尚然況百姓乎

過津口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當同是大歷四年春作

南嶽自茲近湘流東逝深

洙曰南岳衡山也湘流湘江也和風引桂櫂

趙曰梁元帝烏栖曲云沙棠作船挂為楫

春日漲雲岑回道過津口而多楓

樹林

趙曰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

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

趙曰物之通塞雖微不足道而仁者於物每惻隱其困塞師曰

鳥喧嘉音魚困密網或塞或通亦猶人
有不幸此所以惻隱仁者之心也
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洙曰傷時無君子故獨開襟而已
瓮餘不盡酒膝

次空靈岸

大歷四年作

鄭曰空靈當作空舡鄭道元水經湘水縣有空舡峽十道四番志云湘水空舡灘

補注

鶴曰雖寰宇記云空舡峽在秭歸縣東百二十里然後篇云午辭空舡岑夕得花石戍則無容午在歸州而夕至潭州也況首句云云云逆素浪則是自岳溯潭甚明若是自夔下峽則為順流矣當是大歷四年春作潭州自有空靈灘也況詩與題俱為空靈與空舡自不同

云云逆素浪

鄭曰音雲

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

歷妙空靈霞石峻補注

希曰湘中記云湘水而網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石子如桴蒲

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此云霞石蓋亦指岸石如朝霞也

楓枯

洙曰一作枯鄭曰古沽切

木隱奔峭

趙曰謝靈運詩徒旅若奔峭李善注云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陀許慎曰陀落也然奔亦落

之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

洙曰為山嶺障閼故偏照也蘇曰陳孀妃白日昭然

亦有偏照之處可使營吾居終焉託長嘯

師曰逆素浪言遡流也展清眺言去高峽

之阻漸入寬平之鄉枯乃枯栢也奔謂奔流峭謂峯峭白日亦偏照言崗巒互為日所出沒甫至此喜其景物

佳欲託居焉故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曰終焉託長嘯

恥為達人誚迴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

宿花石戍

大厯四年作

鄭曰鄧慎思云在峽州鳳臺子以謂此詩在潭
衡之間作謂在巴峽非也十道志潭州湘潭縣
北二十里有錦石補注鶴曰按唐地里志潭州
區疑花石即錦石有涑口花石二戍又詩
云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當是大厯四年春
入潭州作無疑詩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租賦
謂其年二月遣御史稅商錢又云山東
殘逆氣謂楊子琳反殺夔州別駕張忠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

洙曰空靈在歸州花石唐屬
陝州鮑曰唐志潭州長沙有

花石戍舊注云陝州妄也夢符曰右按歸州圖經空
峽東西十四里在峽州夷陵縣界水經云江水歷峽東
逕宜昌縣之挿窰下郾道元曰江之左岸絕崖壁立數
百丈飛鳥所不能過樓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長數

尺父老傳言昔洪水時人泊船岸側以餘燼插之至今在焉

岸疏開闢水

洙曰一作山自白狗

峽至空靈山花石皆開闢之峽

木雜今古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

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間理亂豈恒數繫

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

鄭曰罷音疲洙曰罷人言民困於征

役而罷敝不在村謂其不安居也

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

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

洙曰安史之亂王命之所及者吳楚蜀而已夢符曰

右按左傳左史倚相誦祈招之詩曰祈招之誰能扣君門

下令減征賦

洙曰憫下情不上達也師曰下令減征賦言無人以重斂請於君薄賦以恤民也

早發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早行篙師急席掛風不正亦以船上水而言當同是大歷四年作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

趙曰

以斯文自任衆所共知而朋友故舊之多自是驅馳頻併矣

早行篙師急席挂風不

正

洙曰席張席以為帆也風不正不順也

昔人戒垂堂

洙曰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今

則奚奔命

修可曰傳云一歲七奔命

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霧映

洙曰鮑明

遠詩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

煩促瘴豈侵頰倚睡未醒

洙曰未一作還鄭曰醒新

倭切僕夫問盥櫛暮顏

洙曰一作朱

覲青鏡

鄭曰覲他典切洙曰暮衰也覲媿也

言暮顏衰醜有愧於對鏡也
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盛側聞夜來寇

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

洙曰謂有求於人也

薇蕨

餓首陽

洙曰史記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下采薇蕨而食之遂至餓死也

粟馬資

歷聘

洙曰六國以粟馬資儀秦使之歷聘

賤子欲適從疑悞此二柄

洙曰謂采

薇及歷聘也師曰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蕨秦張儀資六國以歷聘此二柄者一出處使人疑悞今甫欲適從其一故云賤子欲適從適音的主也

次晚洲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掉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當是大歷四年入潭時春漲如此故詩首云坡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陟風濤壯又云中原未解兵謂吐蕃去年入寇

參錯雲石稠洙曰參錯雲石相互雜然也坡陟風濤壯洙曰坡陟濤貌風濤風

浪也趙曰顏延年晚洲適知名梅曰晚洲非素有名因于美而名彰也秀

色固異狀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洙曰水漲而船所經者高也張所論

曰白猿玄豹藏於樞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擺浪散

帙妨危沙折花當師曰花當乃花根也羈離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洙曰暫愉悅次晚洲中原未解兵吾得終疎放洙曰兵未解而

得疎放以不見用於世也

望嶽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南嶽配朱鳥又云行邁越瀟湘當是大歷四年初至潭望見遂賦此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

洙曰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衡山釋山又云霍山為南嶽

衡之與霍皆一山有兩名南嶽本自以兩山為名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嶽又云漢武帝始名之斯不然矣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而大也趙曰荊州記衡山者五嶽之南嶽秩則尚書咸秩無文之秩秩等也所謂五嶽視補注希曰大宗伯鄭注五嶽南曰衡又漢武帝三公嘗移嶽神於天柱山今土人皆呼天柱山為南嶽然此專以衡而言秩禮正舜典所謂望秩於山川何必更引周書注如其秩次望祭之歟吸領地靈洙曰地之百靈顏延年詩邑社摠地靈趙曰鴻洞江文通雜擬詩歟吸鷗雞悲注云猶俄頃也鴻洞

半炎方邦家用祀典

趙曰王褒四子講德論洪洞朗天言天地之神光若有相通明朗於

天在德惟馨香補注

希曰正用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之語

巡守何寂寥

有虞今則亡

洙曰自戰國縱橫而巡守之禮亡矣有虞舜也謂五年一巡守

洎吾隘世

網行邁越瀟湘

趙曰公之所以行邁者以世網隘窄故欲曠懷於江湖之上也

渴日絕

壁出

趙曰難逢日露以望其峯於日如渴也蓋如渴雨之渴

漾舟清光旁祝融五

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嶺相望

洙曰祝融峯名也朱

陵祝融紫蓋石菌芙蓉所謂五峯也爭長言相峙而立有如爭之也趙曰考衡山記有芙蓉峰紫蓋峰石門峰

而韓退之詩曰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則又有天柱峰祝融峰為五峰舊注以朱陵補之非也

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翱翔

洙曰魏夫人神仙也田曰夫人諱華存字賢安晉司徒寄

之女也幼純讀書喜神仙其後四仙人降車從鮮盛夫
人既與仙者遊盡傳其秘術咸和八年終壽八十二舊
說以謂夫人實不死以杖代尸而升天扶桑
大帝君授夫人青瓊之板用籙之文治南岳有時五峰

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岡

洙曰言為行
邁拘限未暇

策杖而登
崇岡也

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

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洙曰吳都賦玉堂對
雷石室相距注皆仙

人所居又云玉堂府主所居也故有三歎之問謂世亂
俗薄祀典闕不舉欲贊之於是帝崇牲璧則神必降祥
於此矣師曰衰亂之俗廢祀典而不舉今甫欲
以牲璧禮神庶使岳神贊翊吾君而降福祥矣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裴虬大歷五年四月已出軍共平臧玠之亂而公亦去潭之衡當是四年夏作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

趙曰楚詞云青春受謝白日照

羣公餞南伯

肅肅秩初筵

洙曰餞謂羣公祖餞也南伯謂道州南補邦也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亦整肅貌

注

希曰王制云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商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牧二伯佐之雖非後來郡

守之制然公以道為南州之州因曰南伯遂及之

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

洙曰

謂於裴有親也早年少年也自少已佩服其德矣

義均骨內地懷抱罄所宣盛

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

洙曰言宜

以功業著盛名使無愧於高賢無嬰於喪亂以變名節
宜保之若金石之固此子美以骨肉之義故其所言及
此趙曰高賢指裴端公也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
保愛謂保身之意舊注非

合苦

洙曰又作共

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

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

洙曰重別有所感也

熱雲集曛黑闕

月未生天

洙曰九歌橫流涕兮潺湲謝靈運詩朝遊窮曠黑古詩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闕

白

團為我破華燭蟠長煙

夢符曰右按梁元帝燭賦長袖留賓侍華燭燼落燭華明花抽

珠漸落珠懸花更生又古樂府三婦豔詩大婦留芳纈中婦對華燭

鵲鵲催明星

鄭曰鵲古活切

鵲何葛切蘇曰魏文帝早起戒途至新林聞鵲鵲催天明明星落林表今江湖水邊有之

補注鵲曰按韻

書鵠古活切鵠鳥名也鵠何葛切似雉釋云似雞爾雅釋曰字林云鵠鵠似伯勞而小解袂從此

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師曰道州南邦也州長曰伯肅肅敬也鄙人甫自稱於張有末親是以欲其盡懷抱以告之自盛名富事業以下皆戒之之辭宜以功業著盛名使無愧於高賢無以喪亂嬰懷抱保全節操如金石之堅甫之自為計則拙其為道州謀則氣義宏矣故云氣蘇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言欲別去樂極而哀繼之也颯衰颯也交遊之侶衰替向盡平昔契舊回首茫然况今促觴行遽寧不感激萬慮而淚落潺湲乎別筵夜熱團扇為之搖破鵠鵠催曙之鳥夜已闌矣始分袂旋歸故甫又以兵甲井田為戒古人謂贈人以言者此也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大厯五年作

補注

鶴曰衡山唐初隸潭州神龍三年始屬衡州公以大厯五年至衡山當是其年作按

禮樂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開元二十七年諡文宣王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

洙曰旄頭胡星也彗彗星也紫微帝宮也喻祿山亂中原

陷長安也世亂俎豆之事不講故云無復也趙曰按晉天文志昂七星天之耳也又為旄頭胡星彗紫微言其犯帝座彗字在天

補注

希曰漢文帝紀注文穎曰彗長三星其占畧同云云彗星光

芒長參參如埽彗大法字彗多為除舊布新之災

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

洙曰

蓋民狃於戰爭不遑學校也

嗚呼已十年儒服敝于地

洙曰不振也

征夫

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歛得文翁肆僣僣

子行

鄭曰仇疎臻切行貌

若舞風雩至

洙曰文翁為蜀郡守興建學校以教蜀人故風俗大

變可比齊魯仇整肅貌胄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從學者若舞風雩而至也語曰風乎舞雩趙曰語疏雩者祈雨之祭名使童男女舞之因謂其處為舞雩

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弃

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

洙曰周室借周以喻唐也言唐所以宜中興則孔門豈可

弃乎雅才陸宰也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

洙曰世亂而衡山能

首建學

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

洙曰詩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墍

鄭曰墍巨至切仰塗也

補注

鶴曰尚書既勤墉垣

惟其塗墍茨注許氣反說文云仰塗也廣雅云塗也馬云墍色一音故愛反

下可容百人墻

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

洙曰言文德足以服遠也

林木

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堦圯

鄭曰轆盧谷切

轆落胡切圓轉水圯鋤里切砌也

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

髣髴芳未切趙曰聞讀

書而樂被殺伐之災在此特覺其髣髴而已

補注

鶴曰長楊賦從者彷彿獸屬而還師古曰讀曰髣髴

則髣未嘗作芳未切

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收波瀾

洙曰言能

以文德易暴亂也趙曰洗波瀾之氛妖

西河共風味

洙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共風味者言人樂其教也

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

趙曰言采詩之官倦跋涉山水

之勞而不來采之則史官載筆尚可記陸宰之美也

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

洙曰

尚可記一云記奇異師曰青衿謂學士以青緣領也文翁肆指縣學後漢高彪有雅才而訥於言雅才指陸宰堅塗壁也昔僖公修泮宮而服淮夷今陸宰為是學文德自足以懷遠何必三千之徒始壓戎兵氣乎殺伐災髣髴言此邦絃誦之樂兵革之患少也南紀吹波瀾言變其荆楚輕剽之風而恩波廣被也昔子夏居西河教授今陸宰與之同其風使人咀味其教也太師采詩以觀民風今采詩之官倦於跋涉使陸宰德政不聞於上甫尚得以是篇而記其事以備國史之失墜也

入衡州

大歷五年作

補注

鶴曰大歷五年公在潭以臧玠之亂遂入衡州故作此詩詩所以云元惡迷是似聚

謀泄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按舊史大歷五年四月湖南都團練使崔瓘為兵馬使臧

玠所殺據潭州為亂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楊濟各出軍討之公以四年

春自岳陽至潭如衡畏熱復歸潭今以兵亂再入衡州又有遠歸兒侍側久客幸脫免等句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

趙曰兵革不息徒自歲月之久而興起其衰微自看帝王

之舉

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

趙曰光武為司隸校尉父老見之曰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今言唐法度未改故以此之胡馬追言安史之亂

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

場

洙曰失律失法律也易曰失律凶

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

洙曰言避亂出

行城池不守也左傳國君舍垢瑾瑜匿瑕言有所容也金謂金城湯謂湯池趙曰傳曰國君舍垢言君相初舍

容姦逆不即誅戮故使河岳之地雖是金城湯池而失守如空之也

重鎮如割據

洙曰安史亂後

天下裂為藩鎮賦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為政也

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洙曰九辨云圓鑿而方桷兮吾

固知其鉏鋸而難入趙曰苦節指崔瓘也按唐史以士行修謹聞大厯中為湖南觀察使將吏寬弛不奉法少

以禮法繩之寡妻從為郡兀者安短牆趙曰言寡妻平日遭

之後如兀足者安於堵凋弊惜邦本洙曰惜民哀矜存

事常趙曰言不妄刑旌麾非其任洙曰言非府庫實過

防怨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

洙曰厚自奉養而不恤軍旅也趙曰瓘之修謹既如上所云然於是委以旌麾之任則悉其人防於府庫之費

而吝於賜予又以裨將卒伍衣食之不繼則遂以召亂如下文所云也元惡迷是似聚謀

洩康莊

夢符曰右按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趙曰元惡指臧玠也以兵殺崔瓘遂據潭州

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

洙曰代宗時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帥崔瓘王國良因之

而烈火發中夜高煙燹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

鄭曰沅湘二水名沅在象郡湘即湘江

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

洙曰九歌令沅

湘兮無波趙曰書天道福善禍淫又明徵定保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

枳棘刺遷延胝胼瘡

洙曰言避亂奔走危窘如穿豺狼問行也心痛悼喪亂如忍棘刺手

足胝胼而成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

激昂

洙曰幸於免患也

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

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

洙曰老而不可報主病不可入

朝故不免委身薄俗鬱鬱回剛腸而已

叅錯走洲渚

洙曰謝靈運詩臨圻阻叅錯

春容

轉林篁片帆在柳岸

鄭曰柳丑林切桂陽縣

通郭前衡陽華表雲

烏埤

埤賓彌切

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

趙曰三代

世表會旗亭下注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名旗亭選賦抗旗亭之峻薛烽櫓者設烽燧於櫓也櫓者城上守禦望

樓城隍者城下之壕也

中有古刺史

洙曰言其愛民蒞事如古刺史

盛才冠巖廊

趙曰武帝制曰舜游巖廊之上文穎注殿下小屋也

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

趙曰

言刺史乃柱石之臣獨坐補注希曰霍光傳將軍為國御史也風霜則御史之任補注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

之柱石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光武改御史長史復為中丞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

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三獨坐言其專也故孫樵記室新書亦云內榮獨坐公指衡州刺史陽濟道州刺史裴

虬而云故公詩稱虬為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裴端公稱濟為陽中丞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裴端公稱濟為陽中丞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裴端公稱濟為陽中丞

言得侍刺史如間瓊樹然陸士衡詩羽觴不可算注羽觴謂其置鳥羽於觴以急飲也余曰晉東晉傳羽觴隨

波蓋言觴輕如鳥羽之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劇孟飛也原叔謂急飲恐非

七國畏洙曰前漢游俠傳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討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

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已天馬卿四賦良司馬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為一敵國云司馬

相如字長卿有子虛上門闌蘇生在洙曰蘇生勇銳白

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趙曰劇孟馬卿以比刺史白起以比蘇渙公自

注蘇生侍御渙則渙在崔公渙之幕而其人勇銳故用白起以比其為將氛埃期必掃蚊蚋

焉能當趙曰氛埃蚊蚋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趙曰橋井在柳

州神仙傳蘇耽將仙謂其母曰以庭前橘葉神使病者以井水服病即愈仙山則指言蘇耽所仙之山公謀欲

往柳故云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洙曰言親刺史之德而亡炎暑趙曰

此指言柳州矣公詩意曰柳州頗涼冷橋井尚淒清舊注所引却是衡州又無比德之意諸舅剖符

近趙曰公詩每以崔姓為舅豈剖符為刺史乃崔侍御渙者乎開緘書札光頻繫命

屢及磊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

洙曰陳書江總字總持七歲而孤依於外氏聰

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勵名重當時多所鍾愛

謝安乘興長

洙曰謝安寓居會稽出則漁弋

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又與孫綽等汎海吟嘯自若放情丘壑每遊賞必以妓女從也

下流匪

珠玉擇木羞鸞鳳凰

洙曰下流自言也言已非珍異然得所託也趙曰公自謙其為人特下流

耳非是珠玉之珍也傳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公之意自謙其不暇擇木非若鸞鳳非梧桐不棲故羞鸞鳳也

我師稽叔夜

趙曰公自言其放曠懶散如稽康

世賢張子房

趙曰公自

張勸也柴荆寄樂土

趙曰言鵬路觀翱翔

洙曰寄居樂土當觀刺史為朝

廷拔用也趙曰觀則所以指衡州刺史鵬路莊子九萬里者也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大歷五年作

趙曰此全補注

鶴曰公在潭只船居蘇大湊肩與江浦訪老夫舟楫之語可驗

今看舟前落花乃是
在潭大歷五年作

江上人家桃李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

趙曰古樂府薄命篇云艷花勾引落

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顛傍舟楫

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

趙曰赤憎方言也遮之為言輒也如

遮莫隣難下五更之遮

珍重分明不來接

洙曰一作折蘇曰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花爛

漫值諸公子進賞久之遂去公幹問僕曰損花乎僕曰無但愛賞而已公幹曰珍重輕薄子不來損折使老夫

酒興不空也遂飲補注鶴曰公嘗有生憎柳絮白於綿花下作放歌行之句赤憎猶生憎殆皆方言也

薛宣傳得為公分明之師古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曰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

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住偷眼蜻蜓避百勞

師曰是時甫在

舟中觀江上佳景春風細雨碧水紅花相映帶不勝喜樂因戲為新句以歌詠之雖眼前之事皆可樂然猶有輕薄可憎者但惟珍重謝之分明不來相接以至微物猶能縈涉惹草蜂蝶尚生情性況人而不能無動情乎蜻蜓避百勞百勞惡鳥恐為所害言補注鶴曰爾雅云人豈不如蜻蜓尚能全身遠害乎

補注

鶴曰爾雅云

曰李巡云伯勞一名鵙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殘賊殺伯勞益殘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月令仲夏之月鵙始鳴是也又云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司至伯

趙鵬也以夏至來冬至去杜注云伯趙伯勞也此二句亦喻細民側目於賊民之長吏也

清明

大曆五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長沙千人萬人出又云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自軍中至當是大曆五

年作是時臧玠未亂諸將所以亦事遊賞魯嘗年譜亦編在是年

著處繁華矜是

洙曰又云務足

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

豔明眉爭道朱蹄驕囓膝

洙曰朱達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達平曰此馬今

日死矣及將乘馬惡香囓帝膝帝使殺之趙曰以朱飾其蹄耳舊注非公蓋使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駕囓膝

駢乘旦張晏補注希曰孟康云良馬低頭口注皆良馬名補注至膝故曰囓膝亦一說

此都好遊

湘西寺諸將亦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

洙曰伏波將軍馬援

征交趾女子徵側復又擊武陵五溪蠻夷

葛強親近同心事

洙曰葛強山簡愛將也

金

鐙下山紅粉

洙曰一作日

晚牙檣捩施青樓遠

夢符曰右按廣韻鐙與燈

同又魏鯨魚燈賦寫載其形記于金燈又郭景純江賦舳艫相屬萬里連檣捍蒼曰檣帆柱也又相如子虛賦浮文鷁揚旌柁張楫曰柁施也古樂府劉生詩大路起青樓又古曲青樓臨大道游俠盡淹留趙曰捩柁轉船也青樓則所裓楔之處岸上有之也出古樂府劉生詩紅粉義非當作紅日

古時喪亂皆可

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

居逢迎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裓除

洙曰裓除上也東晉曰周公

城洛邑因流水以泛觴後人相緣因為盛集趙曰周禮
女巫掌歲時祓除盥浴鄭注如今三月三日上巳往水
上之類唐氣朔大歷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清明值上
巳則祓除之義尤明師曰務足誇多也所謂鬪草者正
此意也馬援以比衡州刺史葛強乃山簡愛將以比刺
史之部將也張正見採桑詩倡妾不勝愁結束下青樓
施所以正船搖施曰捩槳尾銳如牙故曰牙槳苦難居
謂無定居也甫老大干謁侯門俯仰於人非其本性故
曰逢迎少補注鶴曰武衛后傳帝祓禰上孟康曰祓除
壯非吾道補注也於灞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
也又見後漢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巳日官民皆潔
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災為大潔潔者言陽
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潔之矣蔡興宗
年譜亦以唐史氣朔考之與趙注同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大歷五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潭府邑中甚純古太守庭中不喧呼今幸樂國養微軀皆以為是大厯四

年公初到潭時遊之蔡興宗年譜亦編在是年詳考詩又云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班白身奚適旁此煙霞茅可誅若是四年遊之則必不便如衡矣及其如衡則畏熱還潭當思松道清涼寒生五月當遂誅茅之願何為不復再來意是五月春題此方幸樂國可以養軀而臧玠之亂故不償此意也

玉泉之南麓山殊

洙曰玉泉地名山足曰麓

道林林壑爭盤紆

修曰荆

州記長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精舍宗淵麓山記云足曰麓蓋衡山之足趙曰張平子南都賦谿壑錯謬而盤紆

補注

鶴曰嶽麓寺在湘山之西自潭而往必渡湘水公賦清明詩云渡頭翠柳豔明眉蓋謂此也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域志云寺有陶太尉井高唐賦亦云水澹澹而盤紆

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

赤沙湖

洙曰洞庭赤沙皆湖名

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

爐地靈步步雪山草

趙曰楞嚴經云雪山大力僧寶人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

人滄海珠

洙曰言性圓明而無瑕類也

塔却宮牆壯麗敵香厨松道

清涼俱

夢符曰右按梁劉孝威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曰乳糜香飯素榛糗漿氣馥上天薰流下界

蓮花

洙曰一作池

一交響共命鳥

洙曰釋書有共命鳥二首一身金榜雙迴三

足鳥

洙曰三足鳥言寺額金榜有回鸞反鵲之勢也趙曰阿彌陀經極樂國常有迦陵頻迦共命之鳥金

榜出神異經西方有宮五色黃門有金榜而銀鏤淮南子日中有跋鳥注三足鳥也方丈涉海費

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

洙曰天台賦涉海則方丈蓬萊玄圃乃崑崙也張騫贊曰禹本

紀言河出崑崙騫窮河源惡觀所謂崑崙者乎

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

暖扶飄然班白身奚適旁此煙霞茅可誅

洙曰楚詞誅鉏草茅以全

生乎言當暮年欲誅鉏草茅旁此而居也

桃源人家易制度

洙曰桃源秦人避難之地易制

度言世更變也趙曰桃源在今鼎州易制度言其宮室朴畧所以制度易為也舊注非

橘洲田土

仍膏腴

洙曰橘洲在長沙夢符曰右按襄陽記李衡於武陵龍陽洲上種橘千樹曰千頭木奴師曰武

陵圖經云橘洲在龍縣東北五十里二百步周回三十里

補注鶴曰夢符與師古引武陵橘洲何關於長

沙事按張舜民南遷錄記長沙事云橘洲在湘江南北與州城相等又圖經云橘洲在長沙縣周回五里漢地

理志為九州膏腴師古曰腹之下肥曰腴故取喻云田蚡傳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極厚肥之處谷永傳

云食膏腴之都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

皆晦跡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洙曰老宿僧之年臘

高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

孤洙曰見何顒興未忘注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洙曰

一重一掩山也有如吾肺腑然夢符曰衛青曰吾補注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南史劉湛傳云友于素篤

希曰劉向傳亦云臣幸得託肺腑師古曰若解謂肺腑相附着猶言心膂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扎自言於帝室

猶肺扎附於大木也王莽傳亦云伏自惟念得託肺腑友于二字自見書君陳及論語何必又引南史黃魯直

改此句曰山鳥山花共友于易一吾字便覺不逮洪駒甫云謂兄弟為友于者歇後語也杜亦未能免俗何耶魯直其舅亦不免俗也

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

洙曰作待

老夫

師曰昔宋之問貶經此留題在壁甫至此復得吟詠景物故曰物色分留與老夫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大歷五年

作

補注

鶴曰詩云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毗脫身亦奔竄又詩中備述陽中丞

與裴道州諸公共討臧玠甚詳當是大歷五年自潭避亂之衡州時作臺省諸公謂裴虬與李

勉皆端公也

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眊脫身亦奔竄

趙曰

湖外言洞庭湖之外衡州是也戎馬亂指言臧玠之亂

平生方寸心反掌帳下難

洙曰謂崔瓘見殺也

嗚呼殺賢良

洙曰按新史瓘為治不煩苛人便安之居澧州二年增戶數萬

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也

不叱白刃散

趙曰舊本反掌蔡伯世本作反當其說是公自言平生有

經世之心而反當帳下有上至於賊殺賢良乃不能一叱白刃使散蓋自以為愧矣帳下指臧玠賢良指崔瓘也

吾非丈夫特沒齒埋冰炭

夢符曰論語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

怨言韓子曰

恥以風病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

膩可漑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

洙曰痛彼遇亂而死者

中丞

連帥職

洙曰詩有方伯連帥之職趙曰中丞陽公也舊唐書云衡州刺史陽濟各出兵討賊玠謂連帥

乃古之

諸侯也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

洙曰謂陽中丞

也封邑半

於古諸侯士卒既輯睦

夢符曰左傳隨武子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居無怨

睦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

啓行促精悍

師曰言督促精銳強悍之兵以討玠

似聞上游

兵

夢符曰項藉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注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

稍逼長沙館隣好彼克脩天機自明斷

趙曰公自注云陽中丞琳問罪

將士皆自澧補注

鶴曰舊史云臧玠據潭州為亂澧州刺史陽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

史陽濟各出兵討之道州居湘水之上流故曰上游兵澧州屬山南道潭屬淮南道故曰脩隣好趙謂公自注

者豈公之自注後人假公以文其說耳

南圖卷雲水北拱戴霄漢美名光

史臣長策何壯觀

田曰南圖蓋莊子鵬飛萬里而圖南事而北極奉星辰舊注謂畫湖南非

是趙曰南之所圖謀欲卷盡區數公子咸願同伐叛雲水也北拱所以尊君上也馬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

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

師曰數公子指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

史陽濟共出兵伐玠其英聲節義足以振激衰懦

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

符夢

曰前漢馮奉世傳上曰大將軍出必有偏將又何疑焉師曰偏裨副將也表三上謂上章陳臧玠之無罪言崔

權之滅寇軍士始謀誰其間回首增憤惋

趙曰裨將上表而數陳不

明同一貫耳所以問在其間而為始謀者誰徒令我回首憤惋也

宗英李端公

洙曰宗室之英

秀也田曰呂溫河間元王孝榮贊堂堂河間為唐宗英
趙曰端公李勉也勉為御史中丞大歷中出為廣州刺
史亦以兵討玢李肇國史
補曰御史相呼為端公 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

畫焉得筭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流須卒斬神器

資強幹

夢符曰右按道德經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

貨殖三選七選充奉陵邑蓋以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

嘆師曰言李公不肯令王室之微必斬臧玢以幹正神

器亦使兇徒少有憚畏扣寂言以詩發寂默而豁煩

悶之懷冀皇天
有以知之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

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
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

鄭曰耒陽

補注

鶴曰耒陽在衡州東南百三十里公自衡往耒陽阻水泊于

方田驛今序云陸路去方田四十里謂去耒陽也又云舟行一日蓋以沂沅也聶令致酒肉或以為致牛肉白酒公因飲死為水所漂從而為空墳以欺人主雖史不能辨其非唯韓退之一詩能分明之李觀作補遺傳亦因韓退之有是詩而成耳鶴詳考公此詩其云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醪則聶所致者未必誠牛肉白酒也詩終云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少問罪消息真開顏憩亭沼則是時方且喜討叛之詩已集而憩於亭沼蓋知兗渠之亡可待序云至縣呈聶令

者存至耒陽以與之後人往往以此遂信其為
死於耒陽殊不知此後尚有過南岳入洞庭湖
詩與登舟適漢陽詩可考也二詩斷不可謂是
四年作且聶致酒肉已在五年五月間蓋藏玠
以四月庚子反公奔竄至衡又至方田且半旬
沮水矣是時肉非可久留無容醉飽在作詩之
後若詩前嘗痛飲詩中亦必及之如願以野水
添金杯如灑之酒常快意喧呼且盡杯中緣但
覺高歌有鬼神等句初未嘗以醉為諱也溫公
詩話云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為
誌今誌乃云附於偃師鞏與偃師
又異矣後世安知又不以為惑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眇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

洙

尺素書也史刺客傳聶政殺韓相自死其姊嫫伏尸哭
極哀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

姊亦烈女也

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

師曰狄相孫指兼護也南史孔休源為晉

安王長史武帝語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兼謨善人倫風鑒許聶宰以人倫之表言聶才宜在翰林

而反屈跡小縣前期翰林後屈跡縣邑小

洙曰言聶之才宜在翰林苑而反屈跡縣邑

趙曰蔡伯世本前期作前朝其說是

知我礙湍濤

師曰

阻水

半旬獲浩漕

趙曰漕以沼切大水貌謝靈運山居賦吐泉之浩漕

麾下殺元

戎湖邊有飛旄

趙曰即臧玠殺崔璿也潘安仁賦飛旄翻以啓路

孤舟增鬱鬱

僻路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鸛鶴矯禮過宰肥羊愁

當置清醪

洙曰張平子詩鬱鬱不得志詩憂心悄悄蜀都賦後猱騰希而競捷又置酒高堂觴以醪

清曾子建詩烹羊宰肥牛言聶以肥羊清醪乃見於禮也鄭曰醪晉沼切酒清曰醪修可曰曾子建七啓云乃有春醪酒康狄所營揚雄酒賦云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酒也杜詩一本作清縹故兩載之人非

西喻蜀

洙曰唐蒙通夜郎徵發巴蜀吏卒因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作檄以責唐

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之事也

興在北坑趙

洙曰秦將白起破趙四十餘萬軍遂降秦起悉

坑之方行柳岸靜未話長沙擾

洙曰時臧玠殺崔補注鶴

郴州與耒陽皆衡州之東南衡至柳四百餘里柳水入衡公避臧玠之亂初欲往柳依舅氏卒不遂其至方田也蓋沂柳水而上故曰柳岸

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少

鄭曰澧里第切荆州湖名

問罪消息真開顏憩亭沼

洙曰聞崔侍御濕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袁州北揚中丞琳

問罪將士皆自澧上達長沙師曰柳岸靜謂衡州無恙
長沙擾指玠之亂崔渙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袁州北楊
子琳將士又自澧州達長沙故
甫得以開顏而喜叛徒見擒也

補注杜詩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十七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天寶八年作

洙曰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
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
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宅發得之乃置玄
元廟於天寧坊是秋改為太上玄元皇帝宮二
年追尊大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為紫
微宮改樵郡紫微宮為太清宮趙曰玄元皇帝
李老 補注 鶴曰梁權道云天寶十一年公遊東
君也 都時作按舊史天寶元年立玄元廟

九月改太上玄元皇帝宮天下準此二年三月
壬子親祠玄元廟改西京玄元廟為太清宮東
京廟為太微宮天下為紫極宮新史却云三月
壬子享于玄元宮改云云今謂十一年游東都
作此詩何為更曰廟詩所言五聖聯龍袞又却
是天寶八年閏六月事詩云翠栢深留景紅梨
迴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當是其年冬
作蓋天寶九年已歸長安進三大禮賦矣賦奏
命宰相試文授河西尉不拜改率
府曹曹十一年未嘗至洛陽也

配極玄都闕洙曰配皇等極老子曰是謂配天極玄都觀也闕開也神也詩闕宮有恤趙曰以廟

在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臺仙真之所也故用玄都言廟舊注言玄都觀妄引妄注惑亂義理憑高

禁籞長

洙曰前宣紀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注籞者禁苑前漢音義曰折竹以懸繩連之使人不

得往來
謂之禦
守祧嚴具禮
洙曰周禮分官守祧注遠廟曰祧遷主之所藏也趙曰周禮守祧掌

守先王之廟祧故
掌節鎮非常
洙曰地官掌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掌節掌

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趙曰必有
御賜之信以為鎮故得借掌節以為言
碧瓦初寒外

琪曰碧瓦琉璃瓦也
初寒外指冬日也
金莖一氣旁
洙曰劉駘駒詩曰縹碧以為瓦班孟堅西

都賦抗仙掌以承
露擢雙立之金莖
山河扶繡戶
洙曰謂戶上繪畫若繡也梁沈約春風詠明珠

簾於繡戶散
芳塵於綺席
日月近雕梁
修可曰檀約陽春歌白日映雕梁相近日月言高大也

仙李盤根大
洙曰神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屬鄉人盤根大故枝葉繁盛謂唐室

以李為
聖祖也
猗蘭奕葉光
洙曰漢武故事曰孝景王后夢日入其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蘭殿奕葉
猶累世也

世家遺舊史

洙曰史記有老道道德付今王

老子道德經
明皇御注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洙曰廟有吳道子畫張平子東

京賦秦政利甯長距終得擅場鮑曰古人於
能事中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

森羅移地

軸論云萬象森羅海賦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

妙絕

動宮牆

洙曰言筆跡巧妙冠絕也

補注希曰文選孔融論盛孝章書曰今之少年喜誇前輩宮牆

字出論語今以新改為玄元宮故云魏文帝與吳質書公幹五言詩之善妙絕時人然黃絹幼婦之碑在漢已

先有此
語矣

五聖聯龍袞

洙曰唐書天寶八年上親謁太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為聖祖

大道玄元皇帝高聖太宗中宗睿宗五千官列鴈行洙曰
帝皆加大聖皇帝之字禮罷天子龍袞

丘遲書功臣名將鴈行
有序謂繪五帝侍從也
冕旒俱秀發洙曰禮器天子之

旒旒旒盡飛揚洙曰儀仗也
翠栢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箏

吹玉柱洙曰風箏謂擊箏掛之風際風至則鳴也
江淹詩玉柱揚清曲露井凍銀牀洙曰

古詩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趙
曰露地之井也庾丹秋閨詩空汲銀牀井
身退卑周

室洙曰史老子周守藏室之吏也隋道德其學自以隱無名為務居國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
經傳

拱漢皇師曰漢文景皆崇尚黃帝老子之術故云經傳拱漢皇拱謂用其術以致無為之治故垂衣拱

也谷神如不死洙曰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養拙更何鄉師曰谷所

神猶云藏神何鄉謂無
所止猶云何有之鄉

行次昭陵

天寶五年作

彦輔曰唐太宗文皇帝之陵也

補注

鶴曰唐地理志醴泉縣有九峻山昭陵在西北六十

里舊史云貞觀十年置昭陵於九峻山因析雲陽咸陽二縣置醴泉縣而新史云十一年二月

丁巳營九峻山為陵十年十一月乃葬文德皇后于昭陵殆因葬后又營陵故舊史云十年者紀始事也今詩題云行次昭陵當是天寶五年自東都歸長安時作詩云幽人拜鼎湖則是未

奏賦授官前也

舊俗疲庸主

洙曰舊俗謂隋氏庸主煬帝疲困也

羣雄問獨夫

洙曰獨夫以失道而

無助也書獨夫紂羣如李密之流也

識歸龍鳳質

洙曰識書也唐太宗龍鳳之姿

威定

虎狼都

洙曰蘇秦傳秦虎狼之國謂先定關中也

天屬尊堯典

洙曰父子天屬也尊堯典

謂循功典法也

師曰高祖禪位

神功協禹謨

魯曰謂親

於太宗猶堯之禪位

於舜故云

神功協禹謨

定九州也

趙曰謂禹成厥功

而書有大禹謨也

補注

希曰高祖諡神堯又遜位如堯故以其法度為堯典太宗有九

功之德可

風雲隨絕足

趙曰魏文與孫權送馬書曰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

歌如禹也

風雲隨絕足

趙曰魏文與孫權送馬書曰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

之矣師曰時李靖之徒皆以

日月繼高衢

洙曰日月謂

風雲之會隨馬足而奮也

日月繼高衢

洙曰日月謂

謂高祖

文物多師古

洙曰文物典章左傳文物以紀朝

禪位

文物多師古

洙曰文物典章左傳文物以紀朝

廷半老儒

洙曰太宗之時朝廷多老儒

直詞寧戮辱

趙曰

如魏鄭公王

賢路不崎嶇

趙曰言不艱於進用

珪之諫諍

賢路不崎嶇

趙曰言不艱於進用

往者災

往者災

往者災

往者災

往者災

往者災

往者災

往者災

往者災

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

歐陽曰謂陶成天下

如洪壯士悲陵邑

洙曰陵邑陵廣也有奉邑

幽人拜鼎湖

洙曰鼎湖黃帝鑄鼎

鼎成而仙去後世名其地為鼎湖趙曰言天變未弭而指麾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則言太宗之意猶欲勤兵於

遠也立志方如此邊爾升遐故繼之以有陵邑之悲鼎湖之拜也

玉衣晨自舉

洙曰上賜霍光

玉衣梓宮耿秉死亦賜玉衣修可曰玉衣貴人死者珍異之衣

鐵馬汗常趨

邁曰陸左公鐵馬千

羣松栢瞻虛殿

洙曰虛一作靈

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

洙曰謂太

宗躬親戎馬平一天下開建國社也易開國承家

流恨滿山隅

師曰追想太宗開國之日今無

英雄之主如太宗以補注

鶴曰古者陵廟多植松栢公安天下是以流恨也補注之祖審言和李嗣真奉使河

東詩云陵園松栢田又顏延年拜陵廟詩松風遵路急
公謁先主廟枯木半龍鱗謂雙栢是也昭陵多植松栢
故重經昭陵詩亦云再窺松栢路又按會昌三年勅諸
陵拉栽今後每至歲首正二七八四箇月內擇日與百
姓栽植畢日縣與安當則唐諸陵皆有栢公作此詩時
明皇任用寢非其人國勢已不如開元亂萌危兆早自
可見故流恨為之滿山隅也

贈韋左丞丈濟

天寶七年作

鮑曰唐韋濟嗣立子補注鶴曰舊史天寶七載
天寶中為尚書左丞 書左丞見本傳今詩云左轄頻虛位今年得
舊儒即是其年作梁權道編在十一載非

左轄頻虛位

洙曰晉天文志轄星傳軫兩旁主王侯左
轄為主者同姓右轄為異姓詩節南山尹

氏太師維周之氏箋云氏作掎轄之轄修可曰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又舊唐史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實為政本是以二丞方於管轄八座比於文昌故以左丞為左轄補注鶴曰舊史三代為省轄衣冠榮之白居易為庾丞宣尚書右丞制云皆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云云今乃命丞宣操右轄然則以二丞為左右轄其殆起於公與白耶今年得舊儒趙曰皆以紀韋文也魏晉以來左丞得彈奏八座故傳咸云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後人用左轄義起於此舊注引晉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

洙曰

漢韋賢及子玄成父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

洙曰穀梁云兄

弟天倫也趙曰指濟兄

鵠原荒宿草

洙曰常據詩脊令在原注脊令雖渠

弟是前輩為時議所歸

也箋云離渠水鳥而在原失其常處猶兄弟之於急難
檀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注宿草謂陳根

也趙曰惜其一亡鳳沼接亨衢洙曰晉荀勗守尚書令
最久在中書專管機事

至於宿草已荒及失之甚惘然悵恨或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諸君

賀我耶趙曰濟由左丞可以接鳳池亨衢又美其為中

書之貴師曰此句補注鶴曰濟之兄洹亦
有客雖安命

言累世為尚書也趙曰公衰容豈壯夫洙曰謂以窮達而
家人憂几杖曰

自言也肥癯非壯夫也兒老者所憑杖老者所甲子混泥塗洙曰襄三十年傳
晉悼夫人食與人

扶持謂家人憂其老也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

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

諸朝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途久矣武之罪也取謝不才遂仕之不謂矜餘力還來

謁大巫

洙曰吳志張紘傳陳琳答紘書曰小巫見於大巫神氣盡矣

歲寒仍顧遇日

暮且踟躕

洙曰日暮謂暮齒也漢書日暮途遠

老驥思千里

洙曰魏武樂府云老驥伏

掘志在

餓鷹待一呼

洙曰魏志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然飢則為用飽

則揚去蘇曰楚人云餓如鷹待此一呼事見呂氏春秋

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洙曰明本一云折骨效區區趙曰此又不能無所求也師曰此詩有意於韋之薦拔故末章云君能微感激亦

足慰
榛蕪

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

天寶十二年作

鄭曰名翰其先蓋突厥補注鶴曰天寶六年十
施酋長哥舒部之裔月帝在華清宮召

哥舒翰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

右節度使八載命攻石堡城又天寶十四載隴

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入朝今詩投贈稱開府

按傳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凡三入朝初

以六載十月次以十一年十二月又以十四年

二月今詩云每惜河湟弃新兼節制通又云茅

土加名數則是指十二年加河西節度進封西

平後而在十四年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前梁

權道編在天寶十一年是年翰未為河西節度

及封王無容先言節制并茅土當是十二載作

為十三載又拜太子太保加

實封三百戶此詩不言矣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

洙曰漢武帝獲麟作麒麟閣
以畫功臣漢宣帝甘露三年

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二人於麒麟閣高祖即位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為第一師曰唐制開

府儀同三司者三公也從一品官甫意哥舒翰特膺帝眷必立大功為麒麟閣第一人君王自神

武駕馭必英雄洙曰漢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才摠攬英雄吳張昭曰人君能駕御英雄開

府當朝傑洙曰齊職儀曰開府儀同三司秦漢無文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官趙曰翰於天寶

十一年加開補注鶴曰漢末嘗無文按通典漢文帝元府儀同三司補注年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東觀

漢記章帝建初三年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殤帝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魏志黃權以車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晉起居注羊祐論兵邁古風先鋒百為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

勝在洙曰勝一作戰劉牢之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略地兩隅空洙曰

漢書鄂秋曰曹叅有野戰略地之功師曰青海無傳箭

北征突厥西伐吐蕃略取也故云兩隅空

洙曰翰梁城青海上吐蕃攻破之移築龍駒鼻吐蕃不敢近青海趙曰胡人每起兵則傳箭為號或曰守城之法更夜傳箭

以驚其睡 天山早挂弓 洙曰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即和連也匈奴謂

天為和連趙曰早挂弓則不復用 補注 鶴曰青海天山並禮詩廉頗仍走敵

洙曰見廉頗 魏絳已和戎 洙曰魏絳勸晉侯和戎以為出將頻注 有五利公從之魏絳盟諸戎

脩民事田以時既而鄭人來歸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歌鐘二肆具及鐸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

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每惜和詣與子樂之於是魏絳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河湟棄新兼節制通

趙曰翰十二載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蓋以河湟之久棄欲得

輸收復之故使之節度河西也師曰河隍乃河曲渠隍以備寇王忠嗣守河隍為寇所敗輸入朝陳攻守計帝以輸領節制虛心待之出智謀垂睿想趙曰方謀復河隍而為帝所繫

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趙曰此言收復之功也按

傳云攻破吐蕃共濟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北陽郡胡此所謂日月所臨特低秦樹乾坤所包獨繞漢宮

人愁逐北趙曰輸之威武胡人愁其攻逐而敗北矣漢書注師敗曰北舊注引吐蕃盜麥為輸所破

非宛馬又從東鄭曰宛於爰切洙曰漢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徧東

道言輸能振威武故蠻受命邊沙遠洙曰邊沙一作軍度輸屢節鎮邊郡

夷畏服宛馬復來也歸來御席同趙曰邊沙遠鎮言河西為遠御席同言復河隍功成而歸寵宴之盛洙曰輸嘗來朝

帝命高力士賜宴詔尚食生擊軒墀曾寵鶴洙曰左傳鹿取血淪腸為熱洛河以賜之

狄人伐衛

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子美軒墀曾寵鶴左傳注云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畋獵舊非熊文王

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貌乃霸王之輔也於是文王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歸以為師趙曰言翰之貴寵已如乘軒之鶴茅土加名數洙曰禹貢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苞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取王者覆四方名數謂等其爵位輕重而為之山河誓始終名數也趙曰此言翰進封西平郡王也

洙曰高祖即位封功臣為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

之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師曰策行言以計用兵不暇交戰故云遺戰伐昭融

言帝之勲業青冥上洙曰須賈謂范雎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蘇曰灌夫致功名

勲業在青冥之上蘇曰五侯門戶榮戟森列百夫守衛出入交舊親契皆在豪英

氣槩之中洙曰春申君客三千餘未為珠履客洙曰春申君客三千餘已見白

頭翁壯節初題柱洙曰公自言壯節有題柱志也成都記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

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洙曰言晚節流離生涯獨轉蓬洙曰言晚節流離

子建詩轉蓬離本洙曰言晚節流離幾年春草歇洙曰言晚節流離今日暮

途窮洙曰主父偃云日暮途窮則已耳軍事留孫楚洙曰晉孫楚字

子荆才藻卓絕，奕邁不羣。多所陵傲，闕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叅鎮東軍事。後復叅石苞驃騎將軍，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劾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於是楚行間識呂蒙，洙曰：「吳志：呂蒙字子明，年十六幼始也。」

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嗤辱之。蒙大怒，拔刀殺吏出，俄因校尉袁雄自召。至左右，一云：「鄉曲輕周處將軍，拔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玉賦：「長劍耿介，倚天師曰崆峒山，在西正當吐蕃所入之道。」將倚劍崆峒，從翰守節鎮也。

上韋左相二十韻

天寶十
三載作

彥輔曰按韋見素傳見素嘗為左丞相子倜鄂位至給事中孫顥為尚書左丞也鮑曰韋見素襲父爵彭城郡公十三載拜武補注鶴曰按史部尚書從帝入蜀詔兼左相天寶十五載七月明皇幸蜀次巴西郡以韋見素為左相是時天下危亂不應詩云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當是天寶十三載見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投之故詩曰韋賢初相漢今題曰左相乃後來編寫之誤梁權道編在十一載是年見素未同平章况天寶十五載見素為左相時公族陷賊營無容再投以詩如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又豈軍興人主播遷時語

鳳歷軒轅紀

洙曰昭十七年傳郕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

名鳳鳥氏歷正也注鳳鳥知天時故龍飛四十春洙曰以名歷正之官史記曰黃帝名軒轅

宗即位至天寶十一載四十年十三載見素為武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飛玄宗即位也
八荒

開壽域

洙曰荒大也八方也毆民庶於仁壽之域昱曰列子遠在八荒之外前漢王吉疏毆一世之民

躋之仁

一氣轉洪鈞

洙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洪鈞陶萬類

霖雨思賢佐

洙曰

高宗命傳說曰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

丹青憶老臣

洙曰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

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
揚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後漢胡廣傳靈帝思感舊臣

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
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

應圖求駿馬

洙曰梅福傳欲以三代之

法取當世之士猶以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
亦已明矣趙曰此言見素以才見用也魏曹植獻文帝

馬表曰臣於先帝世得大宛紫騮一疋
形法應圖舊注引梅福傳非干此也

驚代得麒麟
日

張揖注相如賦雄曰麒麟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沙汰江河濁洙曰言為吏部日也北史

新雄為尚書郎會沙汰郎官調和鼎鼐鄭曰鼐乃代雄與羊琛等八人俱見留切洙曰言為

相也說命若作和羹用汝為鹽韋賢初相漢洙曰韋賢梅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字長孺授

昭帝詩宣帝本始三范叔已歸秦洙曰史記范睢字叔更名姓曰張祿王稽

載入秦昭王大說拜戴入秦昭王大說拜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洙曰

為客卿封應侯相秦兼通禮尚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仕至丞豫樟深出地

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滄海闊無津洙曰豫樟木良材也滄海百北斗司喉舌

洙曰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洙曰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

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

尚書出東方領搢紳洙曰郊祀志搢紳者弗道李奇曰納王命搢紳搢紳插笏於紳紳大帶也臣瓚曰緡赤白也紳大帶也師古曰李云搢紳是也緡本作搢插笏於大帶之間與革之間耳非插於大帶也或作薦紳者亦謂薦笏於紳帶之間其義同師曰東方朔為緡紳領袖或云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時持衡留藻鑒師曰見素天公為相率百官故云領搢紳部侍郎銓序平允故云持衡留藻鑒聽履上星辰洙曰見素時兼兵部尚書故云聽履上星辰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趙曰見素為吏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選平允人多德之上獨步才超古星辰以言其親帝之旁猶言上青霄也

王粲字仲宣曹植曰

餘波德照隣

洙曰一云餘陰照北隣余曰左傳僖三十

三年波及晉聰明過管輅洙曰魏方伎傳管輅字公明喜仰視星辰明天文地理變

化之數徐州號為神童師曰天寶十五年八月肅宗立改元至德十月丙申有星犯昂見素言於肅宗曰昂者

胡也祿山將死帝曰日月可知予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昂金忌火行當火位昂之昏乃其時也及祿山

死日月皆不差管輅善天文地理今尺牘倒陳遵洙曰前漢

見素所言如此故曰聰明過管輅陳遵贍於文辭惟善書與洙曰吳周瑜傳

人尺牘主皆藏棄以為榮豈是池中物洙曰吳周瑜傳並

云蛟龍得雲雨由來席上珍無已曰記儒行儒有

知至理風俗盡還淳魯曰此言宰相才傑俱登用愚蒙

但隱淪趙曰公長卿多病久有消渴病稱疾間居不慕

官子夏索居貧趙曰公以二人自比也相如常有消渴病子夏離羣索居索居蕭條也回

首驅流俗生涯似衆人巫咸不可問洙曰列子有神巫自齊來命曰季咸

知人生死存亡禍福壽夭鄒魯莫容身洙曰莊子盜跖篇孔子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

陳蔡不容身於天下者豈足貴耶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師曰時將晚傷衰老

也蒼茫曠遠貌言興之超遠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天寶十一載作

彥輔曰按唐書均張說之長子也九載為大理卿後出為建安太守歲中召還再遷太常卿祿山亂後偽命特補注鶴曰按史均未嘗為太常免死長流合浦補注卿舊史帝紀天寶十三載

三月均由憲部尚書貶建安太守還為大理卿均之弟垺却以太常卿貶廬溪郡司馬歲中召還再遷為太常卿兄弟貶皆在十三載今詩當是與垺垺尚主多留禁中所以冀其援引詩殆作於十一載舊注非作是詩時公方進賦後

方丈三韓外

洙曰前漢郊祀志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者其傳在渤

海中魏志三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有補注鶴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棄韓故曰三韓

王洙注前漢郊祀志云威宣燕昭事蓋先見史記封禪書又魏志三韓按通典則云馬韓後漢時通焉有三種

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崑崙萬國西洙曰禹貢注辰與魏志三曰棄韓不同

之外流沙之內羌髡建標天地闊洙曰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標詣絕

髡之屬皆西戎也

古今迷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

洙曰按唐書均弟均

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賞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均亦供奉翰林均嘗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均曰此婦翁

與女壻非是天子與學士也趙曰上四句以譬禁掖之清切乃神仙之地唯有仙風道骨者始能遊且承恩寵

也此指言補注希曰詩蓼蕭注雨露者天所潤萬張均父子補注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不及也相門

清議衆趙曰張均父說相儒術大名齊魯曰均張說之

等也軒冕羅天闕洙曰均均俱能文說在中琳琅識介珪

洙曰禹貢厥貢球琳琅玕注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詩崧高錫爾介珪以作爾寶箋云長尺二寸謂之介

非諸侯之圭故以為伶官詩必誦洙曰邶詩簡兮序仕於伶官注伶官樂官

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
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也
夔樂典猶稽洙曰書后夔典
樂趙曰此贈太

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也。夢導與荀勗樂趙曰此贈太

常張卿復用樂事
太常卿掌樂者也
健筆凌鸚鵡
洙曰後漢禰衡字正平有才辯在黃祖座上為

太常卿掌樂者也伯生嬰武有才辯在黃祖座上為

鸚鵡賦筆不停綴
文不加點凌過也
銛鋒瑩鵬鵠
瑩刀修可曰鵬鵠水鳥也膏中

文不加點凌過也金金塋辟弟瑩刀修可曰戴嵩度關

山詩云劍補注希曰爾雅鵲注云膏堪瑩
鵲條刀劍今不綉以膏塗之水鳥也

瑩鵠鵠膏不注鵠條刀劍令不銹以膏塗之水鳥也

友于皆挺拔洙曰友于言兄弟也趙曰言均均兄弟之賁且有勲業也公望各端俛

均兄弟之資且有勲業也

洙曰公望各有所歸也余曰莊子大宗師篇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疏云端緒也端倪也
通籍踰青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疏云端緒也端倪也

瑣洙曰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
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

王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

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謝元暉詩既通金閨籍漢給事曰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夕郎青瑣

通金閨籍漢給事曰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夕郎青瑣

以青戶邊鏤中天子制也補注希曰元后傳赤墀青瑱刻為青瑱文而青塗也孟康曰以畫戶邊鏤中

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瑱天子門制也亨衢照紫泥曰

亨衢亨塗也後漢志漢舊儀曰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曰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

余曰易大畜卦靈虬傳夕箭洙曰梁陸倕新漏刻銘云何天之衢亨靈虬承龍言漏刻之體以

龍承之也趙曰箭浮水之歸馬散霜蹄昱曰莊子馬蹄物鄭曰虬居幽切無角龍可以踐霜雪

能事聞重譯洙曰前漢平帝紀越裳重譯獻雉師古曰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

而後乃通趙曰言所能之嘉謨及遠黎余曰楊子或問忠言嘉謨曰謨

合皋陶弼諧方一展洙曰皋陶謨班序更何躋洙曰左

正班爵之義適越空顛躋洙曰莊子逍遙篇宋人資章

帥長幼之序無所用顛游梁竟慘悽洙曰鄒陽齊人知吳王不可說

躋危困也乘嚴忌等皆去之陽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

之孝王孝王怒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而得免趙曰公

初落魄嘗適越矣傳所謂客吳越是也公又謬知終畫

嘗遊梁矣贈李白詩所謂亦有梁宋遊是也虎洙曰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

戒之曰效杜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

不成終類狗也微分是醢雞洙曰莊子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

雞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萍泛無休

全也注醢雞者瓮中之蟻蠆也醢許西反萍泛無休

日趙曰公自譬桃陰想舊蹊洙曰李廣贊曰桃李不言

其無定也下自成蹊趙曰公言其想

舊蹊之桃陰乃懷念
舊日見知之人也
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

難涉
洙曰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也一面青雲不可

梯
安石曰郭璞游仙詩靈谿可潛盤安事補注希曰史
登雲梯曾曰謝靈運詩共登青雲梯記范雅

傳賈不意君能
自致青雲之上
顧深慙鍛鍊
洙曰韋彪傳鍛鍊之吏注

工治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田曰張景陽七命曰楚之
陽劍歐冶所營乃鍊乃鑄萬辟千灌注云鍛鍊刻苦成

材之義此言張卿恩顧我雖深而自慙鍛鍊
之未至耳舊注所引乃刑罰鍛鍊之義非是才小辱提

攜
趙曰公自言才能之
檻東哀猿叫
洙曰叫一作巧淮

捷無所
肆其能枝驚夜鵲棲
洙曰魏武帝樂府云月明星稀
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幾

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歸

趙曰孝成帝時羽獵而揚雄從焉幾時陪羽獵有羨慕其得近

清光之意鄭曰璜戶光切十道志櫟陽有釣漢浦乃呂望所釣璜溪也師曰太公老年見用今甫亦有意于暮

年故云云

敬贈鄭諫議十韻

天寶十載作

補注

鶴曰諫議大夫其名起於後漢韋彪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是也續通典

武后龍朔二年改為正諫大夫開元以來復凡四人屬門下此詩云旅食歲崢嶸又云使者求

顏闕諸公厭襴衡當是天寶十載奏賦後作謂天子雖召試而莫有從而薦送之者梁權道編

在十一載為是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

趙曰為天子諫官非不謂之顯達而於作詩之義又早歲

已有名此專美之也下句

破的由來事

洙曰言詩句中理如射之破的

也庾翼謂謝尚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

先鋒孰敢爭

趙曰破的如射之中先鋒如戰之思飄雲物外

洙曰外一作動

言詩思遠到也趙曰如文賦言神游萬仞情驚八極舊注引飄飄有凌雲之氣非是

律中鬼神驚

修可曰詩律既中可驚鬼神如李白詩內云詩成泣鬼神舊注謂如律呂和諧誤矣

毫髮無遺恨

趙曰公言作詩中有一字一句不佳雖如毫髮之小則心自慊慊有遺恨矣

波瀾獨老成

洙曰

曲盡物理故無遺恨才思浩瀚故如波瀾

野人寧得所

趙曰自此以下皆公自稱

耳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晏曰莊子田子方篇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冥

搜信客旌

趙曰欲搜幽冥之地信客旌所指耳

築居仙縹緲

洙曰木玄虛海賦神仙縹

緲食玉清涯

旅食歲崢嶸

鄭曰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暮

使者求顏闔

洙曰

莊子讓王篇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諸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終逃魯君之使

公厭禰衡

洙曰禰衡有才辨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怒之送與劉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

祖性急故送衡與將期一諾重

洙曰辨士曹丘生謂李布曰楚諺曰得黃金百

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

歛使寸心傾

洙曰謂傾嚮於鄭也徐庶

指心曰以此方寸之地鄭曰歛許勿切暴起也

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洙曰阮籍

為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
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天寶十一載作

鮑曰鮮于仲通也紀十載書劍南節度使鮮于
仲通反雲蠻戰于西洱河敗績不見其為京兆
豈先為京兆也豈以節度為京兆耶唐開元以
來在位無鮮于姓者詩有鮮于萬州乃其子也
鄭曰鮮于相然補注鶴曰按通鑑天寶十二載
切漢複姓也

補注

鶴曰按通鑑天寶十二載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

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詞
則仲通為京兆尹在十一載十一月國忠為相
後也詩云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當是公獻
文待詔集賢院後作梁權道編在十一載然王
鉞得罪勅國忠鞠之仍兼京兆尹蓋在十一載
四月而五月又加京畿關內採訪使凡鉞所綰

使務悉歸國忠十一月庚申為右相意國忠為相後仲通方為京兆尹則此詩在十一載十二

月作

王國稱多士

洙曰文王詩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賢良復幾人異才應間

出爽氣必殊倫

洙曰氣宇清爽有殊於衆人趙曰以言鮮于京兆也

始見張京兆

宜居漢近臣

洙曰張敞守京兆尹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為久任職漢制出為二千石有治

狀者入為公

驛馬開道路

蘇曰淮陰侯韓信語蒯通曰觀子與諸郎談論辨析是非

落落可聽如驚駘駕車使驛馬開路非容易

鵬鶚離風

塵

洙曰猶駢異得路者然也

侯伯知何算

洙曰一作等

文章

實致身

趙曰此言侯伯之人多矣至於無奮飛超等級

容易失沉淪

師曰言京兆乃輦轂之下不脫略蟠溪釣

洙曰呂望釣於蟠溪操持郢匠斤

洙曰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

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雲霄今已逼台袞更誰親

趙曰

應天上三台袞則袞服三公一命袞故得稱袞也師曰言近天子必見擢為公相也鳳穴雛皆好

洙曰此言鮮于諸子也陸雲幼時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龍門客又新

洙曰

後漢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被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師曰言門下客皆賢士也

義聲紛感激

洙曰劉越石詩鄧生何感激

敗績自逡巡

洙曰左傳已敵大崩曰敗

續趙曰皆公自謂也言解于之義聲雖紛然感激之多而我之敗績則自逡巡不進耳途遠欲何

向洙曰遠一作永主天高難重陳鄭曰重儲用切再也

重陳曹植云學詩猶孺子洙曰一云子夏論語小子何

天高聽遠也始可與鄉賦念嘉賓洙曰鄉賦猶鄉舉不得同晁錯

言詩已矣第晁錯舉賢良對策高第吁嗟後郊說洙曰郊說曰臣

天下第一猶補注晁錯郊說之擢第考公壯遊詩云中

桂林一枝也歲貢舊鄉贈韋左丞云早充觀國計疎疑翰墨時過憶

賓蓋嘗得鄉舉故云鄉賦念嘉賓松筠趙曰言時已過矣獻納紆皇春中間謁紫宸洙曰

則思隱於山林

殿名

名

且隨諸彥集

洙曰江淹別方覲薄才伸洙曰公獻三賦賦金閨諸彥

破膽遭前政

洙曰劉陶傳陰謀獨秉鈞趙曰子美對詔關東破膽

為林甫所沮故有破膽陰謀之語師曰甫以微生霑忌上疏雪房瑄為當權者所疾遂見斥逐故云

刻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洙曰交契在華顯之地又

當沛澤下流之辰而愁餓死者以時所不容也趙曰丹青地指言公卿之地也鹽鐵論曰公卿者神化之丹青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洙曰東方朔傳臣朔飢欲死平津侯公孫弘開閤延賢人

與叅謀議報平津喻報解于也趙曰公以獨餓死為愁所賴者在解于京兆如公孫弘故人賓客仰給衣食焉

平津侯公

孫弘也

次三

補注杜詩

三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天寶五載作

彦輔曰舊注王名僕天寶中封為王祕書監同
正員父棣王琰琰玄宗第四子也琰妃韋氏少
師之女也新注按唐史讓皇帝長子璿封汝陽
位特進僕位祕書監此詩乃贈璿非僕也璿已
見八哀詩云鮑曰璿讓皇帝子新史書贈太子
太師不書特進失之舊史言小特進贈太子太
師與公詩合趙曰公八哀詩太子太師汝陽王
璿曰汝陽讓皇帝子而舊注又以此為棣王琰之
子何自眩惑也此詩在八哀詩所贈之先蓋其
特進時耳特進正二品而太子太師正一品也
補注鶴曰舊史云天寶初終父喪加特進九載
卒新史不言加特進而梁權道編在十一
載非蓋讓皇帝憲以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薨
天寶三載璿喪服方終必其年二月封璿為嗣

憲王時併加班特進此詩當在天寶五六載間
公壯遊詩是開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去遊齊
趙八九年則歸長安在天寶四五載間詩云賞
遊寶賢王則從汝陽之遊蓋在天寶五六載間
此詩作
於其時

特進羣公表

洙曰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
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特進漢官也二

漢魏晉以加補注

希曰宣帝用太子外祖許廣漢為平
官表儀表也恩侯位特進後漢皇后兄弟率為特

進侯唐為文散官皆崇官盛
德罷劇就閑居之見通典

天人夙德升

洙曰邯鄲淳
見曹植才辨

歸對其所知歎植之

霜蹄千里駿

洙曰武帝謂劉德為
千里駒師古曰其所

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

風翮九霄鵬

洙曰莊子鵬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

萬服禮求毫髮

趙曰言於禮無纖毫違背

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

朝退若無憑

洙曰不挾貴也

仙醴求浮蟻

洙曰醴一作醞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

米一宿而熟不齊之漢書楚元王敬禮申公穆生不嗜酒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曹子建七啓云浮蟻鼎沸

酷烈

奇毛或賜鷹

蘇曰隋文帝賜楊素白花角鷹

清闕塵不雜

洙曰會稽典錄

丁寬門無雜賓

中使日相乘

洙曰吳志朱然傳中使日食之物相望於道

晚節嬉遊

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隸

洙曰友愛兄弟也

補注

鶴曰舊史讓皇帝傳

玄宗於興慶宮西南置樓四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諸王遊踐之所中使相望或近郊從禽或別墅追賞讓皇帝薨葬于橋陵號為惠陵璉上表懇辭新史四方所獻酒酪異饌皆分餉之此詩雖述玄宗眷待其父之事然

璉傳亦云

誰敢問山陵

洙曰後漢東平王蒼傳帝欲為帝受之

上疏諫帝

學業醇儒富

洙曰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辭華哲匠能

秦曰殷仲文詩哲匠感蕭辰

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

洙曰羨其精書翰也

理通談笑

洙曰雖談笑皆精於理

忘形向友朋

洙曰不驕也

寸腸堪繼

綖

昱曰板詩以謹注反覆也

一諾豈驕矜

洙曰一諾見鄭諫議詩注

已忝歸曹

植

洙曰見天人夙德升注

何知對李膺

洙曰後漢杜密傳黨錮事起密與李膺俱坐而名行

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范滂母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膺密也子美對汝

陽謙招要恩屢至

鄭曰要伊消切

崇重力難勝

洙曰子美自言雖蒙招要之恩

而禮意崇重非力所能勝也

披霧初歡夕

洙曰衛瓘見樂廣曰見此人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

也天高秋爽氣澄樽疊臨極浦鳬鴈宿張燈花月窮遊宴

炎天避暑蒸

石曰猶河朔避暑之會

硯寒金井水

洙曰荊州記益陽有金井數百

故老傳金人以杖撞地輒成井

簷動玉壺冰

洙曰鮑明遠詩清如玉壺冰

瓢飲唯三

逕

洙曰顏回一瓢蔣詡三逕

巖栖異一塍

洙曰謝靈運詩栖巖挹飛泉

謬持蠡測

海

洙曰東方朔論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瓢瓢也師古

挹酒如澠

鄭曰澠食陵切洙曰左昭十二年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

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豈曰

澠水出齊國臨澠縣北入時水鴻寶寧全秘洙曰劉向傳上覆興神仙

鴻寶苑秘書師古曰鴻寶苑秘書並道丹梯庶可陵洙曰

謝玄暉敬亭山詩要欲淮王門有客洙曰有一作下淮南王劉安善屬文

追奇趣即此陵丹梯天下方術之士多在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向左昊田

由雷被晉昌時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摠統仁義而終不愧孫登洙曰晉隱逸孫登傳初楊

著鴻烈解也登載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後果如其言黎余幽憤

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師曰楊駿無德而登諷之璉無愧於甫

重經昭陵

天寶九載作

補注

鶴曰前經昭陵詩是天寶四載此詩當是在九載作是年高祖與四宗皆加大聖字

五后皆加順聖字故詩云宗祀日光輝還見五雲飛以言天子之孝也天寶五載遊齊趙歸應

詔退下復至東都有八年謁玄宗皇帝廟詩九載歸長安重經陵下作此

草昧英雄起

洙曰此難之時也師曰草而不齊昧而不明言隋末之亂也

謳歌歷數

歸

洙曰孟子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論語天之歷數在汝躬言其天命之所在也

風塵三

尺劍

洙曰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

社稷一戎衣

洙曰武成一戎

衣天下大定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衆心同也

翼亮貞文德丕承戰武威洙曰

書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師曰置文館以招學士故云云

聖圖天廣大

洙曰無不覆燾

也宗祀日光輝

洙曰奕葉隆盛也

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

洙曰

陵山陵也寢寢廟也古詩陵寢暮煙青

再窺松栢路還見五雲飛

洙曰天子有孝

感則五雲見俯曰五雲五色雲也

補注

鶴曰唐志注長安縣有翠微宮後改為翠微寺昭陵雖在醴泉

而翠微尚可想其臨幸之盛熊羆指言居守之兵也爾雅疏未及頂上在旁坡陀之處名翠微亦是

鄭駙馬宅宴洞中

潛曜實四載作天

補注

鶴曰按史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又按公所撰皇甫淑妃碑鄭潛曜

尚臨晉公主乃代國長公主之子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又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實主

之山林觀此詩與東亭詩亦可知矣碑云開元二十三年葬於河南縣而公主戚然謂左右曰

自我之西歲陽再紀乃以斯文見託則是碑作於天寶四載而詩在其先後也

主家陰洞細煙霧

洙曰公主家也陰洞幽洞也

留客夏簾青琅玕

洙曰

江淹賦夏簾清兮

補注

希曰本草唐注云琅玕乃有數種色是琉璃之類且琅玕五色

其以青者為勝今出嵩州自蠻中及于闐國此言簾似之

春酒盃濃琥珀薄

洙曰本草琥珀

是千年茯苓所化言酒色如琥珀也

冰漿碗碧礪寒

洙曰陸機苦寒行渴飲堅冰漿鄭曰

礪音馬礪乃老切石次玉夢符曰古樂府湘東王曰幄中清酒礪礪鍾

悞疑茅堂過江麓

洙曰堂一作屋

已入風磴霾雲端

洙曰陸士衡詩飛陛躡雲端

自是秦樓壓

鄭谷

洙曰秦樓以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得仙故時聞曰秦樓鄭谷以鄭子真耕於谷口故曰鄭谷

雜佩聲珊珊

洙曰孔子入見衛靈公夫人南子自絺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師曰山海經曰崑

崙山有琅玕樹其子似珠以珠為簾如琅玕色琥珀出
屬賓國初似桃膠凝乃成焉魏文帝碼碯賦序曰碼碯
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碼碯因以名之甫有
渴疾故喜飲冰漿風磴乃風路也駙馬富貴非谷口貧
賤之比雜佩珊珊指公主之環佩也

李監宅

天寶初作

補注

鶴曰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年東都作未詳李監何所人如梁編在東都作則在天

寶初

作

尚覺王孫貴

洙曰王孫王者之後亦相尊敬之稱韓信傳哀王孫

豪家意頗濃

洙曰

豪貴之家也 屏開金孔雀 洙曰隋長孫晟貴盛嘗畫二孔雀於屏間以擇婿 褥隱繡

芙蓉

洙曰刺繡文為芙蓉也師曰隱如隱几之隱倚也

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

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夢符曰按楚國先賢傳孫雋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玄

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婿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補注

希曰光武紀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異味二字

出左傳子公謂食指動應當異味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一日弄玉乘鳳蕭史乘龍升天而去

重題鄭氏東亭

洙曰在新安縣鮑曰即駙馬鄭潛曜天寶三載作

補注

鶴曰新安縣在河南府當是公天寶三年在東都作前篇宴洞中是夏作此詩乃秋

作故詩云秋日亂清暉天寶八九載雖又嘗至東都若是後來作必題云再遊鄭氏東亭不曰重題也謂之重題則紹前一篇故曰同是載作

華亭入翠微

洙曰爾雅釋名山水及上曰翠微薛曰按爾雅釋山疏曰未及頂上在旁坡陀之處

名翠微一說山氣青縹色故曰翠微

秋日亂清輝

洙曰江文通詩秋日懸清光謝靈運山水含清輝

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

薛曰詩河水清且漣漪水成文曰漣紫鱗衝岸

躍

紫鱗魚也

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題張氏隱居二首

開元二十四年後作

補注

鶴曰舊史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於徂徠山號為竹溪六逸又公作

雜述亦云魯有張叔卿聰明深察是何面目黧黑不得飽飯喫意叔明叔卿止是一人卿與明有一誤耳不然亦兄弟也今日張隱居豈非其人歟詩云不貪遠害與李傳雜述頗合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二載東都作然十二載公在長安有投哥舒翰詩及十一載十二月有投鮮于京兆詩此詩當是開元二十四年後與高李遊齊趙時作蓋詩云石門斜日到林丘而與地廣記云石門屬齊州公嘗與劉九法曹鄭瑕丘宴集于石門也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洙曰詩伐木丁丁伐木聲也

道餘寒歷冰雪

洙曰一云澗道陸機苦寒行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巖

石門斜日

到林丘

洙曰謝靈運詩落雪洒林丘

不貪夜識金銀氣

洙曰史天官書敗軍破國

之璽下積金寶上皆有氣不可
不察以不貪故夜識氣象也

遠害朝看麋鹿遊

洙曰
伍被

諫淮南王曰昔子胥諫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
遊姑蘇之臺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

乘

興杳然迷出處

洙曰言不以
出處介意也

對君疑是泛虛舟

洙曰莊
子山木

篇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
人能虛已以遊世孰能害之師曰歷冰雪言甫破雪訪
張氏斜日到林丘言所居幽遠也張全身遠害於此與
鹿豕遊說者以麋鹿遊姑蘇之臺則誤矣虛舟以喻虛
已以
遊世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補注

希曰漢武帝將微行出
過陽河渚作樂上見趙

飛燕而悅之先是童謠曰燕
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

濟

洙曰一
作霽

潭鱣發發

洙曰
碩人

詩鱣鮪發發釋文鱣大魚口在頷下長二
三丈江南呼為黃魚與鯉全異發發盛貌
春草鹿呦呦

洙曰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註鹿得草呦呦然鳴
而相呼也蘇子卿詩云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
杜酒

偏勞勸

洙曰魏武帝樂府何以解
憂唯有杜康杜康造酒者
張梨不外求
洙曰潘安

仁閒居賦張
公大谷之梨

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師曰之子指張
氏鹿食苹則呦

呦而求其類喻張氏之相招也張梨不外求言宴飲惟
園果而已意勤不必豐美其物盜賊之險可慮路險宜

愁無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為

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窺甌甌甚安

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嵌岑嬋娟宛有塵外致

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天寶元年作

補注

鶴曰此亦詩之序也不當為題合題曰假山唐志吏部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一人

判南曹兵部員外郎二人一人掌貢舉雜請一人判南曹皆為尚書侍郎之貳按六典南曹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今題曰南曹小司寇則小司寇為刑部侍郎而唐未聞以侍郎判南曹豈郎亦得稱為小司寇耶謂之天寶初專指為元年故呂汲公魯嘗俱編此詩在元年不然則太夫人指公之祖母盧氏盧以天寶三載卒公作誌無姓崔者今從呂魯譜為天寶元年作

一匱功盈尺

洙曰論語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匱註匱土籠也

三峯意出羣

趙曰

華山記有云其三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

覆

師曰陸機本草疏云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

竹羣臣作

補注

鶴曰竹紀云慈竹吳蜀皆有之其竹藪

孝竹頌

下地生薦似鹿角色白堪食食之已痢香爐曉勢分

廬山有

惟南將獻壽

洙曰詩如

佳氣日氛氲

龍門

魯曰在洛陽之南遠望雙闕對峙如門然鄭

寶元

年作

補注

鶴曰詳見遊龍門奉先寺注龍門一山連

跨數郡

今詩云氣色皇居近蓋指東京而

言按公天寶元年在東京為姑萬年縣君制服
又為墓誌四載又為皇甫妃范陽太君盧氏作
墓誌此詩當是其時作
故詩又云往來時屢改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

曾鞏曰驛樹言驛道兩畔之樹也

氣色皇居

近

洙曰東都也曾曰言近洛邑也

金銀佛寺開

洙曰山有佛寺洪覺範曰此蓋謂山有奉先寺

佛地有金世界銀世界

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

涯盡幾回

趙曰在龍門閱視征行之人盡此生涯能幾回

贈李白

開元十八年作

補注

鶴曰按公昔遊詩云昔與高李輩晚登單父臺史又云甫與李白高適酒酣登汴州

吹臺則公遊齊趙時多與白俱今詩云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指林甫祿山俱跋

扈也當是開元十八年在東都作蓋天寶初白已客會稽矣

秋來相顧尚飄蓬

洙曰潘安仁詩譬如野田蓬斡流隨風馭

未就丹砂愧葛

洪

趙曰葛洪以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

誰雄

洙曰跋扈強梁也質帝以梁冀橫當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公趙曰北齊高祖謂世子曰侯景專制

河南十四年常有跋扈飛揚之心

補注希曰漢志景星歌雅聲遠佻註云佻僇佻言飛揚也史記孟嘗

君勢不兩立為雄陳子昂詩可憐驄馬使白手為誰雄又漢志董卓雖跋扈終竄逃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天寶元年作

鮑曰任城補注鶴曰唐志任城為兗州緊縣此屬兗州詩公遊齊趙至兗時所作以後

篇登兗州城樓詩論之當是天寶元年未改為魯郡之前作詳見後註

秋水通溝洫城隅進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

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氍王獻

之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氍我家舊物可特置之偷驚走師曰甫悲秋而思故鄉故有是句

登兗州城樓

開元二十九年
前作

補注

鶴曰輿地廣記隋大業二年改兗州為魯郡唐武德克徐圓朗復曰兗州天寶元年

曰魯郡舊史上元年復為兗州今公以開元二十四年前下第後遊齊趙至此故曰兗州詩當

作於開元二十九年之前

東郡趨庭日

洙曰兗州漢之東郡

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

入青徐

洙曰禹貢海岱惟青州又海岱及淮惟徐州王禹偁曰海岱青徐皆與兗相接孤嶂秦

碑在

洙曰秦本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諸生刻石頌德李斯作文荒城魯殿餘洙曰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云恭王餘之所立遭漢中微末央及建章之殿悉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從

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師曰甫感時亂文風不振是以懷古臨眺之際躊躇而不能去

矣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開元二十四年已後作

補注

鶴曰瑕丘本魯負瑕邑漢屬山陽郡隋開皇十三年復置為魯郡唐復為兗州而瑕

丘為兗上縣石門屬齊州此當是開元二十四年已後作兗與齊為鄰至兗則至齊也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

洙曰漢制以曹掾為掾如室之

掾也言其有所負荷趙曰鞍馬去相尋

洙曰一云題是與劉法曹故云掾曹能吏

逢聯璧

洙曰潘岳夏侯湛每同行人以為聯璧

華筵直一金

張詠曰文帝惜百金罷露

臺師古曰以為金一兩直十千則百金者一千緡乃中人十家之產也

晚來橫吹好

沈括曰後

漢班超假鼓吹註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

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興以

泓下亦龍吟

宋曰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

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
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暫如臨邑至嵒山湖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鄭曰嵒當

作厝資昔切縣在臨印今云如臨邑至嵒山故知當作厝天寶四載作

補注

鶴曰臨邑唐屬齊州按李邕有登歷下古城負外新亭詩而公和之自註亭對鵲湖

而今題云至嵒山湖奉懷李員外則嵒山湖即鵲湖也疑嵒與鵲有一誤李員外皆以李之芳為駕部員外郎而云然李邕唐隆元年玄宗清內難召拜殿中侍御史改戶部員外郎貶崖州舍城丞開元三年擢為戶部郎中自是左遷括州司馬陳州刺史又貶為欽州遵化縣連轉括

淄滑三州太守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六
載正月即就郡故殺之則邕亦可稱負外北海
郡為青州今詩云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蓋
公嘗與邕宴歷下亭而却未嘗與之芳至此也
富是天寶四載作在邕五載
事發之前是年公西歸咸陽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
鼉吼風奔浪

洙曰鼉吼則風起

魚跳

日映山

洙曰日暖魚跳躍

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

趙曰詞伯指李貲外

也王充論衡文詞之伯也李
應在青關故有回望之句
鵲鵲生雲霧唯應促駕還
洙曰促駕猶速駕師曰詞伯詞人之長也指李貲外青
關地名李之所居生雲霧謂天將雨故曾車馬速歸也



補注杜詩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補注杜詩卷十八

臣 永瑤 恭 校

檢討 臣 何思鈞 覆 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 鈐

校對官助教 臣 周 鉉

謄錄監生 臣 趙金簡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十八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天寶七載作

朱曰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頗有訪問故有是詩

補注

鶴曰按舊史韋濟傳天寶七載

為河南尹遷左丞唐地理志河南府偃師注云天寶七載尹韋濟以北坡道迂自縣東山下開

新道通孝義橋則詩當作於是年詩云韋甫尚西東又云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牢落乾坤

大周流道術空可知是時公又去京師而他矣意在近畿故詩云奉寄是年韋方拜左丞公有

兩詩贈之謂之贈則
歸京師後投贈也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洙曰河尹河南尹也孔融公

也故得以孔融為比蓋李膺為青囊仍隱逸洙曰郭璞授業於鄭

公以青囊九書與之遂開洞五行章甫尚西東洙曰章甫儒冠

也孔子生於魯鼎食為門戶洙曰列鼎而食門戶閭閻

詞場繼國風洙曰詩之國風趙曰尊榮瞻地絕洙曰言地望崇

重疎放憶途窮洙曰阮籍詩濁酒尋陶令趙曰陶淵明嘗曰偶有名

酒無日丹砂訪葛洪趙曰祈心於遐年故訪葛洪洪嘗

不傾於帝乞為勾漏令以出丹砂而就

之江湖漂短

洙曰當作短

褐

鄭曰短臣庾切敝布襦褐胡葛切短衣洙曰淮南子霜雪亟集

短褐不完

霜雪滿飛蓬

洙曰詩首如飛蓬定功曰公此詩作於潭州適當冬時述其羈

褐毛布

旅流落之狀上句言短褐為江湖所漂下句言飛蓬之髮為霜雪所滿

補注

鶴曰短褐二字見史記田

文傳又貨殖傳貧者短褐不完短布長襦也褐偏象衣

也然唐志士服短褐庶人以白則短褐對飛蓬亦是此

非謂真至江湖也第言流轉道路如此爾若曰作於潭

州則是大歷四年及五年是時河南尹乃杜鴻漸及裴

冕無姓

牢落乾坤大

蘇曰余絳失意雲霄羈思牢落歸栖無巢始知乾坤之大

周流

道術空

趙曰言天地廣大而我獨牢落雖扶道術竟於周流之際成空而無用

謬慙知薊

子

洙曰後漢方術傳劉之訓有神異之道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匱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真怯笑揚雄

洙曰揚雄解嘲曰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以笑子之病甚不

遭史跖扁鵲悲夫

盤錯神明懼

洙曰虞詡曰不遇盤錯謳歌德義根錯節何以知利器

豐

趙曰如鄭歌子產漢歌岑君是也

尸鄉餘土室難說

洙曰一作誰話祝雞翁

洙曰後漢地理志偃師有尸鄉列仙傳祝雞翁居補注尸鄉山下養雞百餘各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

鵠曰土室謂依山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是也諸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是也諸

杜廬與墓多在河南偃師故憑孟倉曹賁士妻舊莊詩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則喪亂之前公屢到矣宜自

開元二十九年酌遠祖于洛之首陽及天寶元年為姑萬年縣君制服作銘三年為皇甫妃范陽太君廬氏作

誌皆在河南也所以公死又歸祔於偃師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開元二十年作

補注

鶴曰主簿即任城許主簿當是開元二十年至兗州與許遊南池時相先後今詩

云東嶽雲峯起則是在兗州甚明魯嘗年譜引公酹文云二十九年洛之首陽祭遠祖則至兗在二十九年之前梁權道編在長安天寶十三年非蓋是年公在長安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

洙曰左傳季札曰夫子在此猶

燕巢幕上

驟雨落河魚

洙曰河一作溪

補注

鶴曰幕燕猶橋烏門龜之類謂幕上為燕形以

係飾者河魚乃水面之塵所結成者如釜生魚也

座對

賢人酒

洙曰魏志徐邈為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從事趙逢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逢白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之太祖甚怒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

門聽長者車

洙曰陳平家廼負郭窮巷以目邀愧泥濘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相邀愧泥濘

騎馬到堦除

蘇曰沈遜見徐陵陵會文士騎馬至堦除下馬坐客與陵皆惡之遜自若良久揮玉

塵高談清逸闔坐傾伏師曰東岳泰山也雲起於泰山須臾徧天下雨遂作長者車以詣許主簿

已上人茅齋

開元二十九年間作

歐陽修曰僧齊已也善吟詩知名於唐

補注鶴曰梁權道編天寶十二載游山東時作

然舊次與洛究所作詩先後當是開元二十九年間

已公茅屋下

定功曰潘安仁秋興賦序云補注希曰漢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補注外戚許

皇后傳幸得免
離茅屋之下
可以賦新詩
枕簟入林僻
蘇曰王弘常攜竹簟石枕

於林泉僻處終
日偃臥長嘯
茶瓜留客遲
江蓮搖白羽
羽曰白羽扇也
天棘

夢
洙曰當作蔓
青絲
鮑曰呂吉甫言當作天棘薪然棘不可

本草巴戟雖名三蔓草而葉似茗又似麥門冬亦不可
比絲唯天門冬注引博物志抱朴子一名巔棘圖經言

春生藤蔓高丈餘葉如絲杉而細散可以絲為比蓋合
天門冬巔棘為一稱之歟近有冷齋夜話謂之柳而不

著所出蘇曰天棘梵語柳也伊吾日本竺國呼柳為天
棘夢疑弄字可與正文妥帖王逸少詩曰湖上春風舞

天棘信柳非疑也田曰夢作蔓云天棘乃天門冬非也
趙曰歐陽公善本夢作蔓字蔡伯世云此句最疑學者

或以天棘為柳妄引近傳東坡事載王逸少詩湖上春
風舞天棘非有與義疑非坡說以余考之本草圖經云

則天棘為天
補注
希曰洪駒甫詩話云王仲至云天棘門冬明矣
非煙非霧自一種物出異書今意夢

者夢夢然也仲至弟
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洙曰支曰異書又似不可信

林講維摩經謂無以歷難許設一難遁不能復通趙曰
支遁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公蓋言我空忝許詢之

流而難酬對支遁
補注
鶴曰高僧傳云優婆塞支遁所以美已上人也
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

桓靈之世有支識譯出衆經有支亮資學於識謙又受
筆於亮亮學異書通六國語時人語曰支郎然則支云

者其僧之
通稱歟

房兵曹胡馬

開元二十八年間作

補注
鶴曰唐志東宮王府三都督府都護府皆有兵曹房兵曹未詳何人以舊次先後

當在開元二十八年間

胡馬大宛名

鄭曰宛於爰切洙曰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

鋒稜瘦骨

成

張耒曰馬以神氣清勁為佳不在多肉故云云

竹批雙耳峻

趙曰後魏賈思勰載相馬經耳

欲銳而小如削筒

補注

希曰九懷驥垂兩耳

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

堪託死生

洙曰如高歡之的盧是可託死生鄭之小駟則異於此蘇曰齊綈叔見張儀論議之久回

語子姪曰張儀忼慨真君子人雖死生堪託非有中道之意也趙曰如劉寂之為慕容垂所逼策馬跳五丈澗而脫

驍騰有如此

洙曰顏延年緒白馬賦藝品驍騰

萬里可橫行

蘇曰劉章

曰使我得三尺快刃立止靜
兩川兵四萬里亦可橫行

畫鷹

未詳何年作

補注

鶴曰此詩雖未詳何年在何地賦然舊次在與李白同尋范十隱居則不得為在天

寶十三年作
權道失之

素練風

洙曰一作如

霜起

張孝祥曰言鷹之威猛如風霜也

蒼鷹畫作殊搜

身思狡兔

鄭曰搜苟勇切洙曰搜身猶竦身也孫楚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

側目似愁胡

洙曰隋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琪係鏃光堪曰鷹產於岱北出於胡地愁胡謂思胡地也

摘

鄭曰係他刀切鏃徐釗切圓轆轤也趙軒楹勢可呼

軒楹勢可呼

庭堅曰曰可呼以獵也

何當擊凡鳥毛血洒平蕪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開元二十四年後作

補注

鶴曰舊史云白天寶初已客遊會稽與吳筠隱於剡中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

朝召與筠俱待詔翰林久之以沉醉斥出乃浪跡江湖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則天寶十三載未嘗歸充梁編為非當是開元二十四年後公遊齊趙與高李同至齊充時作舊史又云白之父為任城尉因家焉任城屬兗州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洙曰陳書阮卓傳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賦日千言

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

余亦東蒙客

趙曰東蒙山名公時

在兗州故云洙曰語夫顯史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禹貢徐州蒙羽其藝憐君如弟兄醉眠

秋共被

洙曰姜肱兄弟同被而寢趙曰昔祖逖劉琨情好綢繆共被而寢

攜手日同行

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

洙曰列子與北郭生連牆而居也舊注所引補注鶴曰唐志蒙山在沂州新泰縣九

乃南郭生非是補注域志云高士傳老萊子隱蒙山之

陽是也沂與兗州為隣公在兗故為東蒙客

入門高興

發

修可曰殷仲文詩能使高興盡

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

城向來吟橘頌

洙曰張華有橘詩郭璞有贊惠連有賦修可曰楚詞自有橘頌非橘詩贊賦也

今備載之曰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從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可喜兮曾枝刺棘云云

誰欲討蓴羹

洙曰陸機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蓴羹未下鹽

豉時為名對趙曰張翰在齊王回府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米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舊注所引非師曰甫咀不味李白之詩雖張翰蓴羹之美不足思也故云云

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趙曰故公無復簪笏之願而欲寄情江海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

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開元二十九年作

補注

鶴曰唐志輿地廣記並云臨邑屬齊州在河南道按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

洛及支川皆溢是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齊其一也當是其年作故曰吾衰同泛梗利涉想

蟠挑蟠桃在齊地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

洙曰老子江海為百谷王

聞道洪河拆遙

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

洙曰謂當職司水之官

郡國訴嗷嗷舍弟

卑棲邑防川領簿曹

洙曰隄防也

尺書前日至

洙曰韓信傳尺尺之書

版築不時操

洙曰以版夾土而築也書得傳說於版築之間

難假黿鼉力

趙曰紀年

曰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以黿鼉為橋梁

空瞻烏鵲毛

洙曰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

燕南吹吹敵濟上沒蓬蒿

洙曰泛濫至於燕南濟上皆漂沒也

螺蚌滿近

郭蛟螭乘九臯

洙曰泛溢故螺蚌在陸蛟螭在霄漢

徐關深水府碣石小

秋毫

洙曰徐關碣石皆地名書碣石入於海張天覺曰徐關盡成水府碣石山為水所沒其細如秋毫

補注

鶴曰爾雅云蚌含漿釋曰說文云蜃屬郭云即蜃也老產珠者武帝紀至碣石文穎曰此石著海旁

師古曰碣石特立之貌以特立者如秋毫之小則水溢可知又齊地紀云渤海東有碣石謂之渤海應是指此

而言詳見上注徐關亦指齊地而云故公白屋留孤樹送舍弟頻赴齊州亦有徐關東海西之句

青天

洙曰一作雲

失萬艘

趙曰白屋已漂矣唯孤樹存焉下句言萬艘乘漲速去於青天長遠

之間頃刻之中望之若失矣

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

洙曰山海經曰東海有小

名度索山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趙曰蟠桃正在齊地東海度索山故因水漲可以涉舟望之也倚

賴洙曰一天涯釣猶能掣巨鰲

洙曰龍伯國大人一釣六鰲趙曰列子言龍伯

之國人一舉釣六鰲師曰甫意以此職司大手必能治河邑之所倚賴也故云云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天寶二
三載作

補注

鶴曰按舊史宋之問號州弘農人景龍中再轉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居雖在號州而

莊在首陽枉道祇從入當是開元二十九年至天寶二三年公在河南時作舊史宋之問傳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杜審言首應其選當時榮之又之問有送審言詩有臥病人事絕嗟君萬里行之句審言死之問又有景龍二年祭文公與之有世契宜過其

莊而問
耆舊也

宋公舊池館零落守陽阿

洙曰守一作首阿山之阿師曰陽阿乃山之南時宋員外

與弟執金吾居此甫補注

鶴曰善本作零蕩守陽作首

枉道過之金吾已死

河南為鄰故宋 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更過趙曰凡枉道有別墅在焉

其入況能詩者而不許其 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趙曰

過乎則公自負可知矣 淹留駐迹之義欲問耆老員外平昔之事所以為更識

之淹留員外亡矣其莊空存對此山河徒寂寞耳 將軍樹悲風日暮多洙曰馮異每所止舍獨居樹下軍中呼為大樹將軍漢光武以此多

之師曰將軍補注鶴曰舊史之問弟之悌有勇力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為益州長史劍

樹美金吾也 南節度兼採訪使尋遷太原尹 故云將軍初不曾為金吾也

夜宴左氏莊

天寶二
三載作

補注

鶴曰公未得鄉貢之前遊吳越下第之後遊齊趙此詩云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謂因吳音而思其地也則是在遊齊趙時作未
詳左氏莊在何郡舊次在過宋之問舊莊後則
左氏莊亦在河南詩
是天寶二三年間作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

饒節曰月落露下言夜深也

暗水流花逕

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

蘇曰韋玄每使子弟讀書或檢閱文字燒短燭燼則罷課

夜常以此為程

看劍引盃長

洙曰看一作說看劍一云煎茗師曰東坡有云引盃看劍話偏長正

使此句也

詩罷聞吳詠

蘇曰公孫滿寓秦中月夜聞人吳音掉歌浩然有歸心即日命駕歸矣

扁舟意不忘

趙曰惟其聞吳詠故有扁舟之興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

洙曰時哥舒翰入補注鶴曰哥舒翰天寶十四
秦勒蔡子先歸載春入朝道遇風疾留

京師勒都尉蔡希魯先歸隴右故詩以送之當
是其年作按舊史隋置驃騎鷹揚等府凡天下

守戍兵不成軍曰牙府有上中下折衝都尉各
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都尉掌領五校之

屬以備宿衛以從師役摠其戎具資糧差黠教
習之法令凡衛士三百人為一團以校尉領之

蔡子勇成癖

蘇曰張遼養勇銳彎弓西射胡鄭曰射食
成癖恃才業成癡

曹子建白馬篇宿昔秉良弓楛矢健洙曰一
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健作男兒寧關死

壯士恥為儒

洙曰世說桓車騎使健兒鼓行劫鈔趙曰
強健之兒也故對壯士蓋自是今日以黥

面者為健兒故學者致疑耳曹子建詩名補注希曰健
在壯士藉洙曰如項羽目樊噲曰壯士也補注希曰健

士之名按史天寶十四載十一月於京師召募十萬衆號曰文武健兒壯士亦軍卒之稱如通鑑云思明多遣

壯士竊官軍裝號是也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鄭曰挑徒了切先鋒謂先

師衆而行也鋒取鋒銳之義挑戰挑之使戰如左氏之致師也身輕一鳥過余曰歐公詩話云初

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

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善本乃是過字陳公歎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洙曰言輕健如飛

鳥槍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洙曰幕府以幕為府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幕於甘泉

春城赴一作入上都趙曰此言哥舒之入秦也天寶十一載冬入朝今言春城赴上都豈由冬

末而涉補注鶴曰文選張景陽詩忽如鳥過目公用此字也一字亦有所本槍急謂用槍之急使

春乎

萬人為驚呼也開元十三年四月勅四軍槍稍有緋綠紅碧之辨玄宗實錄翰為河西衙前將吐蕃大寇邊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此用其事實應元年建卯月以京兆府為上郡而此詩天寶十四載作乃先言上郡何耶蓋古詩號國都多曰上都按舊史哥舒翰天寶六載充隴右節度副史其冬代王忠嗣為隴右節度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而兼河西却在十二載奏前封丘尉高適為掌書記今詩題送蔡希魯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則是天寶十四載春翰入馬頭金匱匣鄭曰匣朝非指天寶十一載冬而言也馬頭金匱匣口荅反匣作荅反洙曰古詩白補注希曰匣當馬黃金羈驄馬金絡頭補注書作市駝背錦糝糊趙駝之背負物矣而以錦尺尺雪山路洙曰郭義恭廣志怕蒙之此之謂糝糊尺尺雪山路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班超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域坦步葱雪咫尺龍沙注八寸曰咫咫尺者言不以為遠也

歸飛西

洙曰一作青

海隅

趙曰謂希魯先勅還隴右也

上公猶寵錫突將

且前驅

趙曰上公指哥舒翰猶有錫命未已固當補注少留則蔡子突將當往為前驅以先歸也

補注

鶴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置太師太傅太保東漢以後常曰上公吳詔范慎為太尉曰宜登上公突將猶飛將

驍將謂能馳衝亦突騎之義

漢使黃河遠

洙曰漢使張騫窮河源趙曰翰為河西節度使故云

涼州白麥枯

洙曰漢桓帝童謡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因

君問消息

洙曰問高消息好在阮元瑜

字洙曰王粲傳陳留阮瑤元瑜少受學於蔡邕

建安中都護曹共欲使管記室瑤不為屈師曰甫因問高適消息適隨哥舒翰為掌書記故比之阮元瑜在乃

存問之辭

春日憶李白

天寶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則是時白在江東也

按舊史云白天寶初已客遊會稽與吳筠隱於剡中乃其時也當是天寶元年春作

白也詩無敵

洙曰一作數

飄然思不羣補注

希曰鍾嶸評曹植超逸今古卓

爾不羣又離騷驚鳥之不羣三國志楊戲評曰楊戲商略意在不羣

清新庾開府

洙曰蕭楊州薦

士表辭賦清新鄭曰庾信俊逸鮑參軍字子山為車騎將軍開府

洙曰鮑照字明遠為宋臨海王

參軍蘇曰鍾榮曰鮑參軍詩如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野鶻翻雲良馬走堤俊逸奔放

雲洙曰江淹詩曰日暮碧雲合蘇曰王濟曰雲日暮不成霖雨空返故山此詩微諷讀者當識意李泰伯曰

渭北甫所居江東白之所在也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洙曰沈休文詩勿言一樽

酒明日難重持趙曰論文而至於細始盡其妙矣非補李杜莫造也亦孟浩然何時一杯酒重與李膺傾意補

注希曰魏文帝典論有論文一篇李白詩自云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此殆因白有是詩故云鶴曰孟浩

然詩公用其語意而易三字意又高矣

贈陳二補闕

天寶十三載作

補注

唐志武后垂拱元年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二員其後各增至六人掌供奉諷諫大事

廷議小事上封事陳雖未詳其名然詩云阜鵬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蓋老儒也天寶十三載長

作安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

洙曰謝元暉詩獻納雲臺表後

漢和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補注

希曰中庸聲名洋溢乎中國莊子以收聲

名後漢圖書在東觀華嶠謝祕書監表曰馬融博通三八東觀是也

君王問長卿

洙曰司馬相如

字長卿蜀人揚得意為都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喜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

師曰阜鵬御史以比

天馬

驚乃召問相如

阜鵬寒始急

補闕補闕諫官也

老能行

洙曰所謂老而益壯修可

自到青冥裏休看白

髮生

洙曰自言可致於青霄之上無以老自怠

寄高三十五書記

天寶十三載作

補注

鶴曰高謂高適也唐志節度使有掌書記一人按舊史云適解褐為汴州封丘尉非

其好也乃去位遊河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異之表為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翰以十二載加河西節度使十三載拜太子太保明年入京而適為書記亦在十三載則詩當作於是年詩云聞君已朱紱是時適未經賜緋何以有此句按史云玄宗嘉適陳潼關敗亡之勢至成都方賜緋除諫議大夫則在至德二載若是賜緋後寄之亦不應題曰書記蓋祿山之亂徵翰討賊拜適拾遺仍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矣當是十三載作詩時聞賜緋故及之而言者誤也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曰

按新唐書適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實自高每吟一篇已好事者輒傳主將收才子崆峒

足凱歌

趙曰主將哥舒翰也翰為河西節度使以適為掌書記崆峒隴右山名足凱歌以言必勝也

聞君已朱紱

蘇曰潘岳近聞朱紱猶慰老夫師曰朱紱言增爵秩也補注希曰紱

也象冕服以韋為曹子建俯愧朱紱易朱紱方來又韋賢傳黼衣朱紱師古曰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故

因謂且得慰蹉跎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天寶十三年載作

補注

鶴曰裴虬大歷四年為道州刺史所謂裴端公者公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詩憶子

初尉永嘉去考世系表虬終於諫議大夫乃洗馬裴之後此詩云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

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則公欲學靈運遊山以償前者不能窮扶桑之恨梁權道編在天寶十

三載或是蓋枉手札詩云軍符侯印取豈遲紫
燕騷耳行甚速謂七年之間自尉而至於守也
是時公獻三賦俾集賢委官試文章但送隸有
司叅列選序以為儒術難起遂欲歸故山尋勝
榮觀留贈集賢崔于二學
士詩可知其詩與此合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

趙曰

故人指裴二也絕境則指孤嶼亭矣

隱吏逢梅福

洙曰漢梅福九江人補南昌尉王莽專政福棄

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見福於會稽更名為吳市門卒所謂隱於吏也

遊山憶謝公

洙曰謝安石寓居會稽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瀟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安雖放情邱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也趙曰謂謝靈運也為永嘉守扁舟吾已就好遊山水時號謝公舊注妄引謝安非是

洙曰一把釣待秋風蘇曰杜預書曰吾本麋鹿心性強

作具正肥待得秋風涼冷吾
當把釣盡此林泉之志

城西陂泛舟

天寶十
三載作

補注

鶴曰城西陂即漢陂公與源少府宴漢陂
詩云為愛西陂好金錢罄一殮即此陂也

梁權道編在天寶
十三載長安詩內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樯動

洙曰庾信賦鐵軸牙樯
宋曰船檣首銳如牙

遲日徐看錦纜牽

洙曰吳甘寧
以錦纜牽船

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

洙曰以扇自障而
歌故謂之歌扇程

曰歌扇所以掩口遮羞

不有小舟能盪漿百壺那送酒如泉

夢符曰按

方言揖謂之梳或謂之櫂所以櫂謂之槳又前漢地理志酒泉郡師古曰舊俗傳云城內有金泉其味如酒

贈田九判官

天寶十四載作

補注

鶴曰詩云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謂哥舒翰天寶十四載春入朝師云

哥舒翰為安西都護辟田梁丘為判官是也河隴謂翰為隴右節度又兼河西節度也此詩當

是十四載春作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

趙曰此詩乃哥舒翰獻捷之事何以

明之崆峒隴右之山名也翰於天寶八載為隴右節度使與吐蕃戰于石堡城敗之拔其城更號神武軍上青

霄言領吐蕃宛馬摠肥洙曰一作飛一春苜蓿洙曰大宛國漢時通人嗜蒲桃

酒馬嗜苜蓿後二師至宛取善馬遂採蒲補注唐百官

志駕部郎中員外郎掌按馬凡驛馬給地四頃薛以苜

蒿閩中名士傳薛令之詩云初日上團圓照見先生盤

盤中何所有苜蒿長闌干謂苜蒿之穗如闌干星之長

春生而秋成今云摠肥春苜蒿謂去年所收者非食其

苗將軍只數漢洙曰一嫖姚洙曰霍去病為嫖姚校尉

音飄飄者非趙曰指言哥舒也漢霍去病為嫖姚校尉

姚在漢書音作去聲而公作平聲沈存中筆談嘗論之

矣以為無陳留阮瑀誰爭長洙曰王粲傳始文帝為五

害於義官將及平原侯植與北海

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璩東平劉楨並相友

善曹洪欲使瑀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辟為軍謀祭

補注杜詩

十六

酒京兆田郎早見招洙曰田鳳為郎端正入奏事靈麾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

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蘇曰阮瑤語叔曰今涉仕路者如躍駿馬

於薄冰何苦慙慙獨無意向漁樵乎趙曰此言主將麾下賴田君之才與諸俊並入可獨能無意而甘心於漁

樵乎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天寶十三載作

洙曰一云贈田補注鶴曰詩云揚雄更有河東起居獻納使賦唯待吹噓送上天當是

天寶十三載作詳見注

獻納司存雨露邊洙曰一作偏武后初置廳以受四方之言謂之理廳使玄宗改為獻納使

趙曰唐制獻納使掌補注鶴曰舊史云天寶九載三月受封事以獻天子庚戌改使為獻納又會要

云三月十八日改為獻納地分清切任才賢洙曰劉公幹詩拘限清切禁趙曰以田君

為起居舍人從六品上舍人退食收封事洙曰唐以舍人給事中知

事補注鶴曰按舊史志起居舍人隋置貞觀二年省置起居郎二員明慶中又置始與起居郎分在左

右掌起居注錄天子言動以修記事之史未嘗知事其知使自垂拱已來常以諫議大夫及補闕拾遺一

人充使受納訴狀每日暮進內而晨出之也今云收封事者殆是以封事裁決其是非爾蓋中書省亦有起居

舍人二員司左省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以紀時政之損益是時中書舍人

掌百司奏議文武考課皆預裁焉起居宮女開函近洙舍人與之同省故亦得而收封事也

一作御筵洙曰函為匭函也宮女曉漏追趨青瑣闥洙

青瑣門也范彥龍詩攝晴窓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

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洙曰揚雄成帝時客有薦雄文

自比雄也故有補注鶴曰公既獻三賦又作封西岳賦

唯待吹噓之句補注欲奏上故云揚雄更有河東賦亦

賦料揚雄敵意也按進賦表云惟岳授陛下元弼克生

司空又云春將披圖視典冬乃展采錯事司空指揚國

忠舊史天寶十三載二月戊寅右丞相兼吏部尚書楊

國忠守司空甲申授冊則進賦必在是年所謂視典展

采欲在十四載蔡興宗亦謂進賦在十三載冬然則是

詩乃其年未進賦時投贈也或謂九載已封華岳不應

公十三載又進賦按史九載正月庚戌羣臣請封西岳

從之三月辛亥西岳廟災時久旱制停封西岳會要云

天寶九載正月九日勅以今載十一月有事華山三月二十七日夜岳廟災京師早遂停封岳之禮宜公十三載又奏賦以請未幾兵戈四起卒不果行此禮也魏志鄭渾曰孔子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天寶十載作

補注 鶴曰公以天寶十載獻三賦召試文章進封西嶽表云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今詩云公車留二年當是十一載作文云白頭無籍在公自謂未受官也安西都護府治所在龜茲國城內節度使撫寧西域是載封常清為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持節充安西四鎮節度經略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

夫子歛通貴

趙曰歛音許勿切有所吹起貌歛通貴忽然而貴也雲泥相望懸

余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後漢逸民傳吳倉與矯仲彥白頭無籍在洙曰無籍在

書云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有哀憐則言朱紱之人有哀

通籍朱紱有洙曰一作哀憐憐有哀憐則言朱紱之人有哀

我憐於書記赴三捷洙曰一作捷捷勝也三勝謂侵伐戰一補

注希曰魏太祖以陳琳阮瑤為司空軍謀祭酒掌書記使有掌書記一人故韓昌黎徐濠泗三州節度掌書記

廳石記云元戎摠齊三軍之事云云凡文辭之事皆出書公車留二年洙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師古曰欲浮江

海去此別意茫洙曰一作蒼然趙曰公自謂也公自負其才記公車留二年

不能無舛望故欲去而之江海矣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天寶十
二載作

彦輔曰東方朔傳寶太后曰回輿枉路臨幸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言山

林補注

鶴曰何將軍未詳為何人如彦輔注則是公主園何將軍乃尚主雖唐駙馬有

為將軍者如周道務為古驍衛將軍程懷亮為寧遠將軍之類而諸公主列傳無下嫁何氏者

又詩無言公主之意天寶九載秋七月乙亥置廣文館於國子監而鄭虔首膺博士之命則詩

當在天寶十二載作以此詩第四首及後詩第五首考之是官未定時遊此罷河西尉授率府

曹曹在
十四載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

趙曰於志在萬年縣郭外之西南師曰甫詩謂第五橋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流恨水則第五補注希曰師云第五橋乃蜀中橋名然

年縣領之則東南郭亦其所領後詩云東橋即此橋也

公題鄭十八著作文詩云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側

結愁亭豈是指蜀中而言師殆不考鄭貶台州司戶名

在至德二載而公詩作於乾元元年是時未入蜀也

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洙曰北山移文谷口舊相得洙

揚雄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乎巖石之濠梁同見

下名震于京師趙曰谷口以鄭子真指廣文濠梁同見

招洙曰莊子惠子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蘇曰蘇博

同遊濠梁之上

山家酒香雞肥君子不惜道長馬蹄遙遠可訪蓬蓽慰此拳拳耳

百頃風潭上千重夏木清趙曰舊本千重無義善本作

章出前漢食貨志大木曰章

補注

希曰潭當是廣運潭亦在萬年縣

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鷺鮮鯽

銀絲鱸香芹碧澗羹

洙曰謝靈運詩銅陵映碧澗趙曰碧澗皆狀物之語而薛公補遺以

為地名名偶同耳非是

翻疑拖樓底

鄭曰拖徒可切晚飯越中行

師曰越地盛有

芹魚行船中多煮芹鱸魚故甫有翻疑拖樓底晚飯越中行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

趙曰戎王子說者以為花名義固然矣又言別月支是必

月支之物師曰月支西域國名何將軍嘗補注鶴曰爾

征西域擒其王子歸朝傳其地花草數種補注

樊光遠舍人李巡郭氏皆以為是胡豆釋者云郭氏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為胡豆也又戎葵郭云蜀葵釋者曰戎葵蜀葵蓋其所自也因以名之鶴謂尚書

牧誓以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皆蠻夷戎狄故郭亦

補注杜詩

三十

以蜀葵為戎葵也然則戎王子其此意歟且爾雅釋唐蒙曰蒙王女郭云即唐也是又名王女觀此安知王子不知王女之為名也爾雅亦有王蒸王帝王芻之名月令又有王瓜之名今於王子之上加以戎字以言其自戎中來正猶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

趙曰

張騫於西域止移胡桃石榴苜蓿而神農竟不知趙曰不移此所謂戎王子是為徒空到矣言此絕域異花不載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趙曰宋玉云於神農本草

今奄梧楸而離披

旁舍連高竹疎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

洙曰碾渦碾磴間水渦旋也鄭

曰渦鳥未切水回也藤蔓曲藏蛇

洙曰藏一作垂

詞賦工無益

洙曰無一作何趙曰

公時為布衣故云

山林跡未賒

趙曰言我之蹤跡不久在山林也

盡捻書籍賣

趙曰王叔艾嗜酒家貧常挾祖父所蓄書籍賣酬酒價

鄭曰捻正本作拈如蕪切唐韻指取物也師曰何將軍

雖武人家藏書籍多故補注希曰公以奏賦止令集賢

甫欲依之以就其書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

又止送隸有司參列選序故云詞賦雖工而無來問爾

益旅次之久安得不捻書籍賣以為山林之資

東家

夢符曰文選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曰怪乃輕其東家謂為倩人邴原列傳曰原遊學詣孫崧

崧曰君鄉里鄭君學者之模範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

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

愚夫

耶

剡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

趙曰禹貢地名碣石以其碣起之石矣唐書有殘膏賸馥

之句騰俗作刺字師曰殘山碣石山水之雄綠垂風折
言何將軍山水之樂分得滄江碣石之真趣

笋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

洙曰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曾卸以銀作指甲取

其有聲

金魚換酒來

洙曰魚一作盤阮孚為常侍以金貂換酒

興移無洒掃隨

意坐莓苔

蘇曰鄭子真得酒以瓦盞瓷瓶隨意所在藉芳草快飲趙曰此尤見野逸之興也

風磴吹陰雪

趙曰磴石梯之道也

雲門吼瀑泉

鄭曰瀑薄報切師曰雲門謂雲擁翼

山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綿

洙曰欲一作得

野老來看客河魚

不取錢

師曰野老來看客言少有人到也河魚不取錢言魚賤也

只疑淳朴處自有

一山川

趙曰淳朴者太古之世也以其山野乃淳朴處也

棘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

蘇曰東方朔好食蘭以醋鹽拌之同茵陳蘭牙食之皆笑

之朔脆添生菜美

趙曰生菜非一美而得茵陳春藕又添其美也

陰益食單涼

趙曰言鋪食單於棘樹之下陰益其涼也謂之益則山中已涼矣

野鶴清晨出

洙曰一作至

山精白日藏

洙曰山精鬼魅趙曰蜀帝得山石林蟠水精以為妻庾信云山精鑊寶刀

府百里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

鄭曰過古禾切

走馬定昆池

洙曰唐安樂公主作定昆池言勝昆明趙

曰皆何將軍山補注

希曰安樂公主請昆明池為私沼林所經過之處不得乃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言

可抗衡之是無君父矣卒死於醉把青荷葉

蘇曰李膺兵追賤為悖逆庶人其有由矣醉把青荷葉醉手常把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青荷葉為扇障日師曰青荷葉酒杯也

狂遺白接離

洙曰接離衫也世說山簡為襄陽守嘗醉

習家高陽池裏陽小兒歌曰山公時一醉遙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乘驄馬去到着白接離舉

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師曰白接離巾也

刺船思郢客

洙曰郢客善操舟

解水乞吳

兒洙曰吳兒善泅趙曰南人謂北人為坐對秦山晚江

倉父北人謂南人為吳兒皆常語也

湖興頗隨

牀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搃能文醒

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蘿薜

鄭曰薜比激切或作壁

涼月

白紛紛

趙曰白紛紛言其在薜蘿之間如此薜蘿者藤蘿與薜荔也

幽意忽不愜

蘇曰嵇序不愜幽意忽然出山趙曰暗使世說云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意思甚不愜

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

師曰水住言水歸駐也

回首白雲多

洙曰

一作雜花多

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

來過

鄭曰過古禾切

重過何氏五首

天寶十三年作

補注

鶴曰前詩云千章夏木清又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皆是言夏初景物今詩云

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又云春風啜茗時則是春作前既以為天寶十二載作則此當是十三載春也故第五首云相留可判年判年半年也又云何日霑微祿乃是未授官時作故十三

載進封西岳賦表亦云一匹夫也若干四載則已授河西尉又改率府胄曹矣所謂昔罷河西

尉初興薊北師是也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

蘇曰郝隆王將軍近日有邊報趙曰言欲重過主人所以

託為問訊其竹而報許之也

倒衣還命駕

洙曰倒衣如詩有云顛倒衣裳

高枕乃吾

廬

洙曰陶潛詩吾亦愛吾廬

花妥鶯捎蝶

蘇曰關中人謂落為妥

溪喧獺趣魚

趙曰句法則花枝安安之際有鶯捎掠於蝶溪聲喧沸之中獺趣魚也師曰花妥言花閒靜也捎欲捎取之花無情而鶯有情溪無意而獺有意

補注希曰曲禮正義靜中有動意古人立語多如此

庾氏云安頽下之貌蘇氏謂關中人謂落為妥是

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師曰

休沐言此可以休
歇為湯沐之所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

趙曰樽與榻皆前日之所設樽在而榻未移又見將軍之

好犬迎曾宿客鵝護落巢兒雲薄翠微寺天青皇子陂

鄭曰貞觀十二年於洛南營太和宮後改為翠微宮元和

和中改為翠微寺趙曰舊本作黃子義非按志所載皇

子陂在萬年縣以秦葬皇子起冢陂北原上得名別無

黃子之稱公又有鄭虔詩云皇陂岸北結愁亭是也師

曰山未及上曰翠微黃叔度汪汪如千頃補注鵝曰唐

陂翠微黃子非寺與陂名特言其義也補注鵝曰唐

元和中改翠微宮為翠微寺則不應未改寺而先言之

師說或是第以叔度汪汪之喻為黃子陂恐未必然

向來幽興極步履過東籬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落日平臺上

洙曰梁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

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世俗云平臺上趙曰平臺

應是平穩之臺別無他義舊注非是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趙曰置硯於石欄之

上桐葉坐題詩

蘇曰黃藏好詩酒幽居得句家無紙即摘桐葉題之句法膾炙人口好事者常

以毫楮遺之趙曰翡翠鳴衣桁鄭曰戶庚切杜作側題詩於桐葉之上聲用師曰下浪切蜻

蛭立釣絲自今幽興熟

洙曰一云自來往亦無期蘇曰謝朓

往來既相熟相見亦無定期間暇即造門

頗怪朝參懶

洙曰樂於安閒故懶於補注希曰自唐以朝參謂入朝參謁

名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

蘇曰李廣云金鎖甲未可輕拋朝廷尚憂西北趙曰

甲言金鎖以金線連鑲之也符堅造金銀細鎧金為錢以縲之乃其類也

苔臥綠沉槍

夢符曰綠

沉精鐵也北史隋文帝賜張翥綠沉槍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沉之槍蘇曰霍去病痛苔生槍架塵滿馬鞍

無復征戰之用趙曰以綠色之物沉沫其柄也武庫賦有云綠沉之槍舊薛云以綠沉為精鐵非也田曰廣志

言綠沉古弓名劉劭趙郡賦言弓弩亦有綠沉黃間之號師曰子嘗博考綠沉之義或以為漆或以為用綠沉

飾義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竹鏤管見遺藏之多年實有愛玩此以綠沉為漆廣志曰綠沉古弓名古樂府

結客少年場行云綠沉明月絃此言綠沉皆謂弓也弩名黃間以黃飾之也弓謂之綠沉其亦以綠為飾乎綠

沉槍疑以綠飾之三

補注

鶴曰唐詩選揚巨源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沉槍以綠沉對白羽亦猶此以金鎖甲對按唐會要云開元十三年四月勅四軍槍稍左飛騎用綠紛右飛騎用緋紛疑紛字傳寫之誤為沉何將軍其督左飛騎歟縱是以綠飾槍稍亦無害於義甲名金鑠槍名綠沉各以其名言不妨為精對也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

日到羲皇

洙曰陶潛高臥北窓自以為羲皇上人趙曰言白日則有雍容閑暇不盡之意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

師曰判年半年也

蹉跎暮容色

洙曰容色

衰暮也蹉跎差跌也

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

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趙曰言未霑微祿此為布衣時也公方三十九歲冬方獻三賦次年

方召試得官故此言斯遊恐不遂其意也

冬日有懷李白

開元二十九年冬

補注

鶴曰古人和詩第和其意而不和其韻或有用其一韻者疑此詩是和李白贈公詩

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詩云我覺秋風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煙歸碧海少鴈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歸蓋用第三韻遲字李詩秋作而此冬作也白傳云天寶初客遊會稽殆是先與公別今詩云未因乘興去當在開元二十九年冬作按九域志青州汝州俱有堯祠共是年白去江東在堯祠賦詩寄公歟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洙曰

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

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
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桓褐風霜入鄭曰桓臣

貢禹桓褐不完師古曰桓者謂
僅豎所着布長襦也褐毛布也
還丹日月遲言還丹能

使人長生不死師曰還丹九轉丹也九徧循
環然後成就服之可使延年故云日月遲
未因乘興

去洙曰王子猷乘
興訪戴安道空有鹿門期
趙曰公自言無因乘興

與白有效龐德公隱
鹿門山之期約也

杜位宅守歲

天寶十
載作

鮑曰天寶十載辛卯時年四十歲在京師
杜位宅守歲是以有四十明朝過之句
補注

鶴曰詩云四十明朝過則是天寶十載除夜公
九載預獻明年大禮三賦表云行四十歲則十

載為四十歲無疑蔡興宗魯嘗與鮑注趙注俱
同獨梁樵道編在天寶十三載為非世系表杜
位在襄陽居為考功郎
中朔州刺史後貶新州

守歲阿戎家

洙曰王戎字濬仲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
之交籍與戎父渾為友戎年十五隨父渾

在郎舍籍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
然後出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
補注鶴曰杜

之從弟有未送栢二州別駕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詩
不應用父子事王註蓋不知善本作阿戎東坡與子由

詩云頭上銀旒笑阿咸又和章饒二君
椒盤已頌花洙曰

詩欲喚阿咸來守歲蓋用公此詩也
周庾信正旦詩椒花逐頌來蘇曰周處風俗
記正旦楚人拜壽上五辛盤松栢頌椒花酒
盞簪喧櫪

馬洙曰易豫卦勿疑朋
盞簪古詩老驥伏櫪列炬散林鴟四十明朝過
趙曰公三

十九歲冬預獻明年三大禮賦表云甫行年四十飛騰
裁矣當強仕之年官猶未定宜其感歎之切故云

暮景斜誰能更拘束蘇曰徐昉真是傲逸之士誰能
拘束於俗禮也乃長揖而去爛

醉是生涯

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

得寒字
寶十四裁
天作

補注

鶴曰鄆縣屬京兆夏之有扈國也陂在其
境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詩云瓜嚼水

精寒乃是夏月之作
意是時方授河西尉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餐

蘇曰隋煬帝宮娃遊揚州見
菱芡曰罄錢一餐其奢富如

此飯抄雲子白

洙曰雲子雨也荀子雲賦曰託地而遊
宇友風而子雨時可曰漢武內傳王母

謂帝曰太上之藥乃有玄光梨角風實雲子趙曰雲子指言菰米飯也西坡中則有菰矣宋玉云主人女吹香菰之飯惟菰米之香滑潔白足以當雲子之譬也師曰漢武帝傳王母謂帝曰太上之藥云云內翰以雲子為雨誤補注希曰蜀中有雲子石瓜嚼水精寒無計迴船矣

下空愁避酒難

趙曰言主人苦相勸酒無計避之耳

主人情爛漫持答翠

琅玕

師曰翠琅玕以喻投我之思重故以此詩答之

崔駙馬山亭宴集

天寶十三載作

補注

鶴曰玄宗二十九女唯晉國公主下嫁崔

公主下降裴惠童雖晉國始封高都貞元元年徙封晉國而崔與裴為異此詩未辨與誰然非

亂離後作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今觀詩云
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必非是年作蓋是年
祿山反狀已明七月表獻馬三千疋每疋執控
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上寤又輔瑋琳
受祿山賂事亦泄上撲殺之其時上下皆
憂公豈容終日困於酒當在十三載秋作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

師曰蕭史娶秦女弄玉故言
比崔駰馬踏鳳毛謂蕭史與

弄玉同跨彩
鸞而去也

泱流何處入

鄭曰泱房六切
泚曰泅泱之水

亂石閉門高

趙曰皆言
其幽棲

客醉揮金椀

趙曰戴嵩詩云
揮金留客坐

詩成得繡袍

洙曰

李白外傳云白對明皇撰樂府新詞得宮錦袍趙曰清
唐武后使東方虬宋之問賦詩詩先成者得錦袍

秋多宴會

彦輔曰一
云賞樂

終日困香醪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天寶十三載作

補注

鶴曰安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反公遣家先往奉先或謂公送家至縣故有此

作然是時有自京赴奉先詠懷詩云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與此詩語與時俱不合按橋陵詩云呈縣內諸官而有荒歲兒女瘦靡宇容秋螢時與此合荒歲謂十三載饑也詩又云王劉美竹潤王與楊音同當有一誤時蓋十三載作也崔與楊皆邑宰故云鳧舄共參差後有白水明府舅宅喜雨詩即崔也

今日潘懷縣

洙曰潘岳自河陽轉懷縣

同時陸浚儀

洙曰陸雲出補浚儀今縣居都

會之委要為難
理雲到官肅然

坐開桑落酒

洙曰世說桑落河多美酒蘇曰桑落河出馬乳酒羌

人兼蒲萄壓之晉宣帝時來獻九日賜百僚飲焉

來把菊花枝

洙曰晉陶潛九月九日無酒宅

邊摘菊盈把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便飲醉而歸趙曰有劉墮者善造酒熟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名焉庾信從蒲州史君乞酒詩曰蒲城桑落酒滿岸菊花秋舊注非天字清霜淨

洙曰言氣宇清微也

公堂宿霧披

洙曰衡瓊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而覩青晚天宿霧披言每登公堂如披開宿霧也

酣留客舞鳬舄共差池

洙曰王喬為鄴令旦望必入朝每至即雙鳬飛來帝令舉網獲

之乃雙鳬也差池言舞也昱曰詩差池其羽

贈翰林張四學士

天寶九載作

鮑曰張垞也張說之子尚寧親公主明皇暮之即禁中置內宅公詩故云天上張公子官中漢

客星補注鶴曰按舊史張說在中書均兄弟已

也云均以示均均戲謂此婦翁賜女婿非天子賜學
士天寶十三載貶廬溪郡司馬旋召還遷太常
卿此題云贈翰林張學士則在未貶司馬前梁
擢道編在十四載非按詩云此生任春草垂老
獨漂萍意是天寶九載自河南歸時作是時未
戲賦故詩不及之

翰林逼華蓋

洙曰蔡邕傳擁華蓋而奉皇極逼言密通

帝座蒼舒曰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
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
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
奉與集賢學士分掌制誥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
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

令在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
內相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
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班補注韋執
矣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補注韋執
誼翰林故事云翰林院在麟德殿西重廊之後學士院
在翰林院之南別戶向東以其逼近宸居故曰通華蓋
會要云開元二十六年置學士院在翰林院之南別戶
東向是年始改翰林供奉稱學士俾專內命於是太常
少卿張垆與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鯨力破滄溟
趙曰滄溟乃游泳寬
人劉光謙等首居之鯨力破滄溟趙曰滄溟乃游泳寬
如宗慤云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之破矣
天上張公子
孫美張翰林也故稱

天上言非

宮中漢客星

洙曰漢光武引嚴光入論賦詩
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

拾翠殿

蘇曰曹子建侍宴拾翠殿上
命賦詩落筆即成一座驚服
佐酒望雲亭
趙曰

殿在東內大福殿之東南望雲亭在西內紫誥仍兼館景福臺之西以其應和文章且禮遇內亭

黃麻似六經

洙曰翰林學士掌制誥紫誥謂以紫泥封誥黃麻謂寫誥詞於黃麻紙上似六經言

訓辭深厚如六經且曰隴右記武都紫水有泥每貢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趙曰凡拜免將相皆用白麻

而馮鑑續事始貞觀十一年補注鶴曰制誥本集賢學士領之今翰林學士

得分掌故云兼館韋執誼翰林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出獨得用黃麻內分

金帶赤恩與荔枝青

洙曰翰林拜命日賜金荔枝帶趙曰楊文公談苑載自樞宰節度使

賜二十五兩金帶

無復隨高鳳

洙曰高鳳後漢逸民也

空餘泣聚螢

洙曰車盾

以絹囊盛螢火照讀書趙曰此皆公自謂也舊注謂高鳳逸民也言翰林之貴不復與鳳為偶殊無意義豈可

以人名對聚螢乎田曰謂鳳之飛鳴必在於高詩云鳳
凰鳴矣于彼高岡言我不能隨張翰林之高飛而止餘
泣於聚螢爾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蘇曰吳淑云此生棄

馬踐儻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洙曰山陽嵇康所居會
踏陽舊居作

陽舊居作
聞笛賦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天寶十
三載作

補注

鶴曰楊侍御使蜀而張參軍往依之故作
此詩張與楊未詳其為何人唐志三都大

都督府諸州俱有參軍事掌出使贊導武德初
改行舊佐尋又改曰參軍事以舊次考之當在

十三
載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

洙曰兩家相通在來言至補契熱也此別恨所以添

注

希曰漢成帝嘗微行出過河陽主作樂上見飛燕而悅之先是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蓋帝

每微行常與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前篇贈張垺言天上張公子今又云呂東萊謂凡詩人於姓張者得曰張公子如杜牧贈張祐亦曰誰人得似張公子

兩行秦樹直補注

鶴曰樹而謂之

兩行者夾路所植之樹也按會要開元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令兩京道路並種果樹大歷八年七月勅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種斫伐樹木其有闕處勾當補填則在唐時道路兩旁皆植樹木今自長安入蜀道出於秦故萬點蜀山尖御史新驄馬

洙曰為呈楊侍御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

憚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叅軍舊紫髯

洙曰為張赴叅軍都超髯府中語曰髯叅軍

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

趙曰正以言揚侍御為皇華之使乃吾所厚善之人則於

張二十亦必無嫌所以薦之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天寶

十三
載作

補注

鵷曰謂之陪諸貴公子則是在長安丈八溝意是天寶元年韋堅所通漕渠當是天寶

十三載舊史大厯元年九月京兆尹奏開漕渠入苑闊八尺深一丈渠成上御安福門以觀之

豈素有是溝至是又開歟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

趙曰

簡文帝晚景納涼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洙曰謝玄暉詩秋藕

折輕絲蒼舒曰右按家語魯哀公曰黍以雪桃也注云雪拭也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

詩趙曰蓋戲言也東坡嘗使云颯颯催詩白雨來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洙曰急一作惡越女紅裙濕燕姬翠

黛愁洙曰越多美女西施越女也趙曰枚乘七發越女侍側鮑明遠舞鶴賦燕姬色沮纜侵堤

柳繫趙曰蓋急雨當避進舟於岸傍故侵堤柳而繫纜也慢卷浪花浮歸路翻蕭

颯陂塘五月秋趙曰必稱月也以當五月炎天而遂成秋蓋公句法也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天寶十三載作

補注

鶴曰詩云精禱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早頗甚今日醉弦歌則作詩前閔雨而新

舊史俱不書旱豈早不甚故不書以九日揚奉先會白水崔明府詩論之當在天寶十三載作

白水見上注

吾舅政如此

洙曰喜雨之應禱故美其政

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濕

饒曰碧山晴又濕言雨不多而於白水縣最為優渥也

白水雨偏多精禱既不昧

歡娛將謂何湯年早頗甚今日醉弦歌

洙曰湯有七年之旱此詩先言

精禱即禱而得雨故有醉弦歌之句

陪李金吾花下飲

天寶十四載作

補注

鶴曰詩云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當在長安作金吾李嗣業也詳見注天寶十四

戴春

作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

充茂切

隨意數花

鬚

鄭曰數所矩切計也蘇曰王逸少居山陰日凭欄

細

草稱偏坐香醪懶再沽

蘇曰張超曰香醪遽盡吾

醉歸

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時可曰韋述西都新記曰京城街衢有金吾曉膜傳呼以禁夜行唯

正月十五日夜勅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故蘇味道

上元詩曰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師曰薛夢符補遺

引李廣從之田間飲歸霸陵縣尉補注

止之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事誤矣補注金吾衛大將軍

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李嗣業為左金吾大將軍祿山反兩京陷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謁見以時論之李金吾為嗣業也

贈高式顏

天寶十五載作

補注

鶴曰詩云相逢皆老夫又云削跡共艱虞當是祿山反後天寶十五載與高相逢於

奉先白水間作

昔別是何處

洙曰一作人

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跡共

艱虞

洙曰莊子孔子削跡於衛

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

師曰甫少與高適李

白常入酒壚論文酣詠自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顏亦高李之類不能無聳動故有末句平生飛動

意見爾不能無趙曰言一見高公則平生飛揚轉動之意不能自已也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天寶五載作

甫從姑補注
鶴曰唐志比部屬刑部郎中負外郎各一人掌勾會內外賦歛經費

俸祿公廨勲賜等物梁編在天寶十四載長安作按詩云漂蕩雲天間沉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則是未獻賦前作當是天寶五載自河南歸應詔時

有美生人傑洙曰人中之豪傑以其傑出故謂之人傑漢有三傑由來積德門漢

朝丞相系洙曰謂蕭相國何
梁日帝王孫洙曰梁武帝姓蕭
蘊藉為郎

久洙曰以蘊藉而為郎東觀漢記桓榮溫恭有蘊藉文穎曰寬博有餘也
魁梧秉哲尊洙曰

周勃魁梧奇偉梧一音悟梧者言其可驚悟

詞華傾後輩

蘇曰高鳳詞華後輩傾推宜為師範

風雅鵠孤騫

師曰騫騰也言飛騰無與之偶故曰孤騫

宅相榮姻戚

洙曰晉魏舒少

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後為公趙曰蕭兄杜家之外孫

故比之為魏舒也

兒童惠討論

趙曰方兒童時得蕭兄惠以討論之益也林敏公曰惠聰慧也

見知真自幼

洙曰潘安仁懷舊賦序云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

以為婚姻拙愧諸昆

洙曰子美與蕭為姑舅之昆仲

漂蕩雲天闊沉埋日

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

趙曰上句言見知於蕭兄已自幼時而自後謀

拙則每愧諸兄其謀拙者何飄蕩於外而不能仕進以致君也

中散山陽鍛

洙曰嵇康為中散大

夫尚性絕巧而好鍛王戎自言與康
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
愚公野谷村洙曰

愚公移山而北智叟笑止之修可曰韓子昔齊威公入
山問父老此為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
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寧紆長者轍洙曰陳平以
鄰以臣為愚遂名為愚公谷
多長者車轍陶
潛曰王公紆轍
歸老任乾坤

九日曲江

天寶十四載作

補注鶴曰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詩內按是
年祿山反自八月已來屢饗士秣馬莫不

共憂故有九日意兼悲搖
蕩菊花期之句梁編為是

綴席茱萸好洙曰風土記九月九日折浮舟菡萏衰
茱萸房以挿頭言辟邪惡

蓮莖為茹葉為荷花為
菡萏實為蓮根為藕

季秋時欲半

洙曰一作百年秋已半

九日

意兼悲江水清源曲

璵曰西京雜記以水補注鶴曰案源屈曲故謂之曲江補注字記曲

江池漢武帝所造名為宜春苑其
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之

荆門此路疑

洙曰桓溫以九

日宴從事於龍山孟嘉落帽龍山在荆門外
師曰甫云此路疑疑其風景與曲江相若也

晚來高興

盡搖蕩菊花期

師曰搖蕩猶云飄蕩恐復飄蕩不得與菊花相期也

官定後戲贈

天寶十四載作

鮑曰天寶十三載公年四十三在京師明皇朝獻太清宮享太廟及郊獻賦三篇帝奇之使待

制集賢院令宰相陳希烈試文章為希補注鶴烈刻忌權河西尉不拜改衛率府參軍補注曰

鮑注謂獻賦在天寶十三載非按公十載獻賦
上令待詔集賢院試文章十三載再進封西嶽
賦表上云一匹夫則其時未得官改衛率府參
軍乃在十四載所謂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
是也此詩當作於天寶十四載方官未定時公
贈崔于二學士詩云故山多藥物欲整還鄉旆
而今詩云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
山歸興盡回首為風颭蓋官已定也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

洙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東帶見之潛

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

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洙曰

自言也謂州縣有趨走之勞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
故怕之率府閑曹得自肆也
蘇曰崔獅狂歌痛飲託聖朝之至化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颭
趙曰謂須微祿故無

復歸山之興但
臨風回首而已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馳賀奉寄

此詩

天寶十
三載作

補注

鶴曰膳部郎中在隋為膳部郎武德三年
加中字龍朔二年為司膳大夫咸亨三年

復為膳部郎中其貧外郎改復與郎中同今詩
云清秋便寓直經過霖潦妨當是天寶十三載
作是年九月淫雨不止梁擢道編在十四載非
是年祿山詐為勅書召諸將討國忠上下驚愕
若果其年作不
應詩不及之也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

洙曰府掾四人同日拜郎師
曰漢制以曹官為掾言有所

負荷補注希曰兩漢有決曹掾賊曹掾又張湯以兒寬也為奏獄掾明掾起於漢西京即京兆府掾者

司錄功曹倉曹月曹田曹法曹兵曹士曹皆可通稱並正七品下南省郎謂禮部志云諸郎中皆從五品員外

郎從六品沈自七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唐趙曰公自品而升六品也

以白首而見文帝公四十歲始以獻賦召試見明皇也師曰甫與沈家相通往來馮唐年老為郎今東美亦然

故以詩律羣公問蘇曰王仲宣流落荆南儒門舊史長比之詩律羣公問多有名士日問詩律

趙曰謂之舊史則東美補注希曰宋之問傳魏建安後者史官沈既濟之曹也補注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

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學者宗之號為沈宋

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佺期嘗為修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為弄辭悅帝公舉佺期

作詩既濟作史以譽東美清秋便寓直洙曰寓寄也晉潘岳兼虎賁中

也沈約亦修宋書蘇注非郎將寄直於散騎洙曰謂郎官列宿頌輝光上應列宿也未暇申安

慰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趙曰言沈文

所比擬乎公直以比其大父也蓋公之大父審言嘗為此官故因沈文而追感矣貧賤人事略

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洙曰父長猶父兄之行也相尊爾恩豈布衣

忘天路牽驕驥雲臺引棟梁師曰甫末章有意於沈文故云牽驕驥引棟梁也馬

曰淮南子雲臺之高高注云徒懷貢公喜颺颺鬢毛蒼

高際於雲即非漢之臺名洙曰見切效貢公喜注

王陽入仕貢禹彈冠

乾隆
御覽
卷一百一十五

補注杜詩卷十八